

觀察

·元萬四售份每·

日五月六年七十三

·版出大期星逢·

期五十第



卷四第

專論
評翁文灝內閣

讀教育部兩個代電後

原子能與世界和平

倫敦通信

一個英國鄉村時事討論

會旁聽記

生活與文化

我們眼中的工友變了

張羣返川與川康

政局

昌濰失守魯局烏瞰

王鳳崗其人

人物及事業

馬約翰底體育

文藝

瑪瑙戒指

書評

從『新經濟學』談到凱恩斯

和馬克思

儲安平

樓邦彥

袁翰青

田汝康

何孝達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讀者投寄

觀察特約記者

余才友

藍蒲珍

張培剛

發行者：觀察社

地址：上海，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02) 62432

電報掛號：590027

訂閱價目

平寄：四十萬元

掛號：五十二萬元

航掛：五十七萬元

月掛：七十萬元

郵資漲價，謹請補繳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觀察台訂本

第一卷上册 有售

第一卷下册 有售

第二卷上册 有售

第二卷下册 有售

第三卷上册 有售

第三卷下册 有售

售價：每册五十萬

掛號：每册七十萬

掛號：每册七十萬

郵費：每册十七萬

照定價一萬二千倍算

廣告價目

封底每色五千萬元

全版四千五百萬

半面二千五百萬

通：面一千四百萬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五千元

掛號：附郵一萬五千元

航掛：附郵一萬元

如欲退稿，請附郵

事後函說，不為自便

定戶注意

讀者地址自改或更改

地址，務請註明定期

號碼，否則無從直撥

一筆賬：請看老百姓的負擔

編者先生：在「戰亂第一」的口號下，老百姓的負擔是越來越重了。政府裏口聲聲禁止攤派，說要減輕老百姓的負擔，但另一方面却偏偏拿許多不給經費的工作，責成地方上去完成。南匯縣長蒞任初前時接到專員公署的命令，要他籌辦機關×挺，按月白米×拾石。簡縣長復文說：奉令不准攤派，請求在預算內追加。結果專署說他故意刁難，予以申斥。

我們願意以事實來說明現在老百姓的負擔究竟達到怎樣的程度。我們即以江蘇南匯縣的陳橋鄉為例，統計一下老百姓在正軌的田賦和捐稅以外，還負擔些什麼。

經常負擔的攤派：(以年為時間單位)
 (1) 鄉公所經費白米十二石。(縣政府發放經費每月二十二萬元，當然不敷，需要另行攤派。)

(2) 常備隊薪餉白米一百九十二石。(鄉常備隊一班，共十六人，每人每月白米一石。)

(3) 常備隊制服白米十石。
 (4) 常備隊彈藥補充白米十五石。
 (5) 自衛隊津貼白米一百二十六石。

(南匯縣共有自衛隊三十隊，每鄉對每中隊按月津貼白米三十石五斗)
 臨時負擔的攤派：(本年內的)

(1) 軍鞋發單白米二十二石。(本鄉共攤五百六十雙)
 (2) 建築彌望兩所白米二百石。
 (3) 海防工事白米二十石。(全縣各鄉鎮平均負擔)

(4) 壯丁安家費白米五百二十五石，否則便要吃官司。鄉民一方面算不來再載回去，一方面恐懼「法律」的威嚴，當然只能依行中的辦法。但是，實際行中以五百五十萬元出售的米，是最劣的米。他們可以藉了政府的法令，以賤價收購農民最好的米，而以高價黑市賣出。政府的限價，還是肥了商人，直接受害的却是農民！

(5) 補充省保安隊壯丁安家費白米七十五石。(本鄉配額共五名)
 (6) 剿匪陣亡團隊兵士四名撫卹費白米二十四石。(本鄉團隊曾與共匪遭遇作戰一次。)
 (7) 剿匪時參加之國軍及保安團隊供應費白米三十石。
 (8) 編造組訓及齡壯丁完成表冊，壯丁名冊，立委國大選舉人名冊白紙十五刀。

(9) 其他，如國軍及保安團隊每次過境時供應柴火，伙食(津貼一半)，借米(雖然有還的希望，但是以壞米掉好米)，香烟，棉賞，牀舖，寫字檯等等。上面總數，共達白米一千二百五十餘石。在實施攤派的時候，經手人縱不個別貪污，至少也免不了費用上的開支，所以真正加到老百姓手上去的負擔，至少在一千五百石以上。但是我們所舉例的這個鄉鎮，人口只有一萬五千人，耕地面積只不過三萬二千畝。這個負擔也就夠得上喊苦的了。

不公平中的不公平

朱樹錦 五月廿六日 周浦

編者先生：今日政府對於物價的限制，似乎特別注意糧價。站在佔中國絕大多數的農民立場上說，這是不公平了。據大公報的統計，去年的物價與廿六年比較，紗布是二萬倍，米只有七千倍。其他的日用品都比米漲得多，在內戰火燄籠罩下的中國農村，農民的生活本已每况愈下，政府非但不加保護，反予以摧殘，農民如何活得了？何況今日的限價，不公平中還有不公平啊！前星期我一位親戚把本地出產的最好的粳米運到無錫去出售，糧行中

人對他說：「今日政府的限價只有每石五

四川的團防

編者先生：閱四卷十一期貴刊「關於共軍圍川和政府部署的報告」一文，對於最近四川的情形，報導極詳。惟其末段，認為可以恢復團防制度，網羅贊同。先生非川人，當不知吾川所遭團防之禍，既慘且烈。此乃防區時代萬惡軍閥鞏固其勢力之萬惡手段。美其名為防匪，實則通匪防民。每一鄉鎮，均有團總，其人概屬土劣之尤，無法無天，無所不為，殘害善良，壓迫民衆，無所不用其極。迄今正義之士，每一提及團總之名，莫不欲履其皮而食其肉。所謂某某場上之「土皇帝」，人人即知所指者即團防負責人也。往昔政治黑暗，人民痛苦，哭訴無門，唯有極力忍受；今已不然。日人在東北暴行，人民無法忍受時，舉村加入游擊隊之事實，如吾川恢復團防，實不難重見於今日。是欲求平亂，而實造亂矣。不求整個政治之改革，而欲利用土劣袍哥，完成封建大業，豈不謬哉！

古宋申庸 五、一九 南京行政院

南昌中國新報第二次

編者先生：昨天才在貴刊四卷十三期看見胡友山君揭破南昌中國新報偷竊貴刊四卷九期「傅作義的困惑和北方戰局」一文，為之一快。今又在本月廿四日中國新報看見「戰雲籠罩下的華北」一文，係偷載貴刊四卷八期通信「雙活和連着的兩張

大夏大學來函

敬啟者：頃閱貴刊第十三期載有「遺筆錢得冤枉」一文，所稱五月二日本校學生租映電影，發生糾紛，致有罷課及由學校賠償中電三廠二百餘等情事，全係虛構。應請惠予更正為荷。

中央電影公司來函

主筆先生：頃閱貴刊四卷十三期讀者投書欄朱托天先生「遺筆錢得冤枉」一文，殊與事實不符。查五月二日大夏大學舉行「五四」紀念會，商請本公司攜帶放映機二架及影片「追」前往該校放映。不期該校同學間彼此衝突時，竟將本公司放映機及影片焚燬。事後本公司曾函請該校當局負責賠償，迄未得具體答復。該函所載要求大夏大學賠償二百萬元及該校當局已允照價賠償之說，諒係傳聞失實，用特函請賜予更正為荷。

中國新社會革命黨來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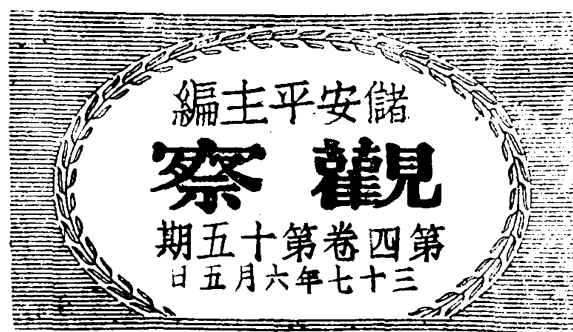
編者先生：拜讀貴刊四卷十二期一語說「天下大勢」一文，第三段中云：「南京最近有新社會革命黨……都是陳家黨裏分出來的」，顯係指本黨而言。本黨純係新革命之士之集合，欲為新中國新世界而奮鬥。暴力腐化皆為本黨所不能容。本黨並已定新社會主義為本黨一致之目標。本黨自有新主義與獨立立場，已得有識之士所深知與協助。且本黨在全國各省及海外均已先後成立總支部及支部。以本黨開戰事

(下接第13頁)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樓邦彥：北京大學教授
袁翰青：北京大學教授
田汝康：英國倫敦大學研究
何孝達：清華大學學生
余才友：北京經世日報編輯
藍蒲珍：
張培剛：武漢大學教授

評翁文灝內閣

儲安平

從五月二十日總統就職的一天算起，經過十天以上的時間，到五月三十一日，所謂「行憲首屆行政院」的組織工作，才告完成。我們謹就此事發表評論如左：

一、在這次行政院的組織過程中，這個過程本身，饒有政治教育作用。如衆所知，這次行政院院長一席，總統本來屬意張羣，其次則屬意何應欽。張何都謙辭不就，才邀翁文灝出長政院。在過去，我們看到外國一些國家（最好的例子是法國），總統邀張三組閣，張三辭謝，邀李四組閣，李四辭謝，或者一個奉命組閣的大臣，邀此人入閣，此人辭謝，邀那人入閣，那人辭謝，心中十分罕納。因為在中國，照過去大家所看到的，祇見你搶我奪，唯恐做不到大官，那有請他做大官而居然不做的道理？這次請張羣做，張羣不做，請何應欽做，何應欽也辭謝不就；這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可說是新鮮的事情。張羣何應欽為什麼堅辭不就，原因很多，此處不詳論；我們在此處至少有一點可以說的，即張何兩人，都覺得這個人行政院長，不容易做，沒有把握。沒有把握就不敢隨便受命，這點極為重要。所以這次張何的堅辭不出，至少使一切熱中仕途的人物，或者我們應當更廣泛一點說，使一切人民，認識一點，即做官要負責任。調子高一點說，做官要對國家負責任；調子低一點說，做官也得至少對自己的聲名前途負責任。沒有把握做好，乾脆還是不做。對於國家政治言，這是種新風氣，這是一種新教育。同時，十餘年來，中國政治上最有權力的人當然是蔣先生。想做大官的人，最後一關都得要獲得蔣先生的同意；蔣先生要派什麼人擔任什麼職務，在通常情形之下，也很少有人辭職不就的。但是這次希望張羣、何應欽、張羣却堅辭不就，請何應欽出長，何應欽也表示萬難勝任，弄得這個行政院院長，一天兩天三天的過去，始終提不出人來。對蔣先生言，這也不失為一種新的經驗。

二、我們在這次行政院的組織過程中，看到中國的政治，畢竟還落後得很多。總統雖然是五月二十日就職的，但是總統的選出却為四月二十日之事。新總統產生後，舊的行政院即提出總辭。按照歐洲各國常情，新閣應在兩天之內組織完成。假如在時局特別動盪的時候，新閣甚至希望能在數小時之內組成，使國家的神經中樞不致因政潮的波動而中斷太久，俾可應付瞬息萬變的局面。我們的新總統和過去的國民政府主席實際上是一個人，按照正常情形，新的行政院院長人選應於總統就職的當天或第二天，由總統咨文立法院，請求同意。這次新的行政院院長人選，直到總統就職後的第五天（五月二十四日）才提出來，這種情形假如發生在外國，早已成為極度嚴重的政治危機了。不僅如此，院長人選的提出既已如此遲慢，而翁文灝院長的組閣工作，竟達一週之久，亦屬少見。而且這次翁氏的組閣情形，與歐洲一般內閣制國家的組閣情形，很不相同。在外國，我們以法國為例，總統任命某人組閣，此一任命組閣之大員，必須在數小時或十數小時內，決定他的「內閣」組得成或組不成，以便向總統覆命。假如組得成，他當然是首相，假如組不成，他便必須辭謝，由總統另邀他人組閣。所以此人是不是首相，還要看他的組閣工作順利不順利而定。這次翁氏出長行政院，是先做「定」了行政院院長，然後再進行組閣的工作；這是和外國一般情形不同的。

三、因為張何不幹，結果跳出了一個翁文灝，這在一般人說來，是出了冷門。就一般觀感而言，翁氏出長政院，要比張何出長政院，情形好些。現在一般人最討厭的就是那些八面玲瓏、遇事敷衍的官僚。官僚最不願意得罪人，但是怕得罪人就幹不出什麼事情來，大家總覺得張羣圓到有餘，勁道不足，所以不一定希望他再做下去，希望願意做一點事情的人上台做一做。何應欽本人的性情，尚稱平和，但他是一個軍人，中國人現在都不願意軍人過問行政，所以何應欽出長行政院，一般人也不歡迎。翁文灝的廉潔，是沒有問題的，他過去的作風，亦比較樸實。由這樣一個人來試試，就事論事，在現局面下，還不失為一個比較合式的人選。不過這次翁氏組閣，不僅沒有引用新人，而且完全是舊瓶舊酒；除了副院長顧

孟餘和秘書長李惟果兩位有重量的新人外，其餘幾乎全是原班人馬，這點實在使大家失望。我們並不是說，在翁氏所發表的這一個名單之中，完全沒有清廉自守、飽學有識之士，但是這裏面也不見得個個都有良好的政績，能爭國人之望。不管人民對於政府的觀感如何，至少政府自己總應當利用這一個時機，調整人事，使人耳目一新。大家都希望有新人出現，並希望新人越多越好，因為大家對於當前這個局面實在厭倦灰心，總想看看有沒有什麼新的花樣。可是搞了十天，結果還是這樣一個名單。是不是沒有新人可用呢？還是現在這「一班底就是最好的班底了呢？我們對於這事，簡直弄不明白？我們甚至不能瞭解翁氏這次出長行政院的目的究竟何在！我們看這個名單，那兒有一點「翁文灝內閣」的味道？不僅人是舊人，最妙的是大都蟬聯原有的都會。這樣一種組閣，可說是一個百分之百的沒有個性 (Character) 的組閣，或者我們也可說，這個內閣，就是一個沒有張翠的張翠內閣。為什麼翁文灝上台，而帶領的仍然是一個張翠內閣呢？一個新的內閣總理上台，帶領的竟是一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舊內閣，我們很少聽說過。組了一個星期的閣，倒頭還是這樣一個名單，真是怪事。

四、關於行政院院長的成敗問題，我們一向有一個基本的看法。我們認為在這樣一個局面下，任何人來做行政院院長也都是沒有辦法的；誰上台就誰倒籌，誰來做就誰犧牲。現在分兩層來說。第一、我們認為，除非行政院院長有左右大局的權力，否則他就沒有辦法來打開當前的局面。在理論上，行政院院長在國家的制度裏，是一個負有極大責任的人，也就是說，握有極大權力的人，但是實際上，他到底有多少權力呢？現在政府要打共產黨，要打共產黨，自然就得用軍事，在外國，首領對於軍事的得失是負全部責任的，而在中國，我們的行政院院長對於軍事方面有權力過問嗎？沒有。假如在軍事上沒有辦法打垮共產黨，為了愛惜國家的元氣，解除人民的痛苦，就應當和共產黨和談，化干戈為玉帛，可是今天做行政院院長的，有這個魄力使這個局面變為和平的局面嗎？不像。假如真正要實行憲政，最起碼的條件就得使憲法上面所規定的各種基本民權，獲得有效的保障，但事實上，人民究竟有無真正的人身、居住、言論、信仰、集會、結社的自由，其權操於黨部及特務之手，行政院院長有辦法把這種權力從黨部及特務的手裏轉移過來嗎？沒有辦法。行政院院長是一個政務官，而且是政務官的頭兒，然而事實上，中國的行政院院長常常祇是一個事務官。他所能有的權力，遠比他所應有的權力為小，他所能做的事情，遠比他所應做的事情為少。假如一個行政院院長，他沒有權力來決定整個的局面，他怎能有力來維持這一個局面？或者打開這個局面？第二、我們認為，今日任何人上台，除非他有辦法結束當前的內戰，否則任何人都沒有辦法改善當前的局面。要建設就得先安定，要安定就得先解除人民的痛苦。現在一般農村之間的最大痛苦是徵兵徵糧，假如內戰不停，徵兵徵糧能夠停止嗎？一般市民階級最大的痛苦是幣值低落，物價日漲，假如內戰不停，幣值能穩定

嗎？物價能不漲嗎？要改善一般社會的情形，就得增加生產，大規模的着手建設，但是在這烽火遍地的局勢下，談得上建設嗎？戰火不停，政府祇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談不到全盤的改革。戰火不停，政府祇能消極地東拉西扯，剝肉補瘡，談不到根本的建設。建國，建國，那裏會在烽火中建起國來！現在一切的毛病出在內戰，一切的困難出在內戰，這個僵局的「結」就是內戰，祇有停止內戰，才能救活中國。但是由於前面所述，行政院既沒有決定大局的力量，他有什麼辦法使戰亂變成太平？他既沒有力量使戰亂變成太平，他有什麼辦法來穩定物價着手建設？現在的行政院院長祇是一個服房先生，他充其量祇能在柴米油鹽的日常零用中，掙節一點，他有什麼權力可以使這個破落的門戶變為一門昌盛的人家。翁氏出長行政院後，做事情也許可以認真一點，一切中國官場的虛文俗套也許可以減少一點，整個的行政情緒也許可以提高一點。但是希望翁氏來轉換乾坤，改變一個局面，那假如不是一種幻想，就是一種奢望了。

五、事實的分析是令人悲觀的。但是就國家的前途看，我們今日有一點是所能做所應做的，就是我們應當使一個行政院院長是一個行政院院長。這就是說，行政院院長應有其獨立的政策。就行政院院長和總統的關係言，應當是總統支持行政院院長的政策，而非行政院院長執行總統的政策，就行政院院長和立法院的關係言，按照憲法，行政院院長應對立法院負責，但行政院院長仍然可以在「堅持自己的政策」和「辭職」之間選一條路走，自己的政策不為立法院同意時，即掛冠而去。祇有在這樣的情形下，一個上台又下台，兩個上台又下台，政策才有改變的可能，局面才有打開的希望。行政院院長固然要努力贏取總統的信任和立法院的支持，但行政院院長最要緊的是要知道人心的向背，得到民間輿論的擁戴。假如前後後的行政院院長都能有這種作風，合則留，不合即去；則即使總統的意志和立法院的意見，不與人民的要求符合，遲早也會迫使他們跟上民間的公意的。整個的局勢和人心業已動盪到了極點，我們當然希望內閣能夠穩定。但是希望內閣不要和人民脫節，較之無條件的企求內閣的穩定，尤為重要。翁氏出長行政院，一般說來，都沒有什麼異議，我們當然希望翁氏多少有一點成就，但是假如翁氏失敗了，我們也不一定就認為是翁氏個人的失敗。大勢如此，這已不是翁氏等一兩人所能撐支得了的了。

六月二日 中山醫院

鄉土重建

(目錄預告)

費孝通著

- 1 中國社會變遷中的文化結核
- 2 鄉村·市鎮·都會
- 3 再論城·市·鎮
- 4 不是崩潰而是癱瘓
- 5 基層行政的僵化
- 6 再論變軌政治
- 7 損蝕沖洗的鄉土
- 8 黎民不饑不寒的小康水準
- 9 地主階層面臨考驗
- 10 鄉土工業和技術現代化
- 11 鄉土工業的規模
- 12 鄉土工業的組織
- 13 自力更生的重建資本
- 14 節約儲蓄的保證
- 15 對於各家批評的總答覆

讀教育部兩個代電後

樓邦彥

最近教育部發了兩個代電，這兩個代電都和這次首都大中學生聯合舉行紀念「五·二〇」晚會引起的風潮有關。茲將兩電抄在下面：

(一) 中央社五月二十二日南京電：「教育部以中大、金大部分學生公然反對政府，詆毀元首，呼喚反動口號，已超出學術自由範圍，二十二日特急電中大校長陳裕光兩氏，誥諭各該校學生，勿作超越學術範圍之違法亂紀行動。」電云：「查該兩大學部方學生連日公然反對政府，詆毀元首，呼喚反動口號，侮辱師長等種種違法行動，業經本部電飭制止，並查明為首學生開除學籍在案。茲又據報：該兩大學仍有部份學生將於今晚集合金大草坪，舉行晚會，煽惑他校學生參加表現，企圖擴大事件，為匪張目。查學生在校應以安心求學為目的，其有超越學術自由範圍之違法亂紀行動，應受國家法律之制裁，本部愛護青年，特再電飭該大學傳令誥諭，仍應遵照二十二日代電，切實辦理為要。」

(二) 中央社五月二十三日南京電：「教育部二十三日晨代電中大代理校長陳裕南、金大校長陳裕光兩氏，誥諭各該校學生，勿作超越學術範圍之違法亂紀行動。」電云：「查該兩大學部方學生連日公然反對政府，詆毀元首，呼喚反動口號，侮辱師長等種種違法行動，業經本部電飭制止，並查明為首學生開除學籍在案。茲又據報：該兩大學仍有部份學生將於今晚集合金大草坪，舉行晚會，煽惑他校學生參加表現，企圖擴大事件，為匪張目。查學生在校應以安心求學為目的，其有超越學術自由範圍之違法亂紀行動，應受國家法律之制裁，本部愛護青年，特再電飭該大學傳令誥諭，仍應遵照二十二日代電，切實辦理為要。」

我們現在擬就教育部這兩個代電，說出我們一點感想。

我們的第一個感想是教育方面的。我們懷疑在目前我國教育行政系統中，以教育部的地位，是否可以直接命令公立大學做具體到如開除學生那樣的行為！教育部在這兩個代電中，一則言「本部為顧全大多數純潔青年學業起見，對此少數違法越軌份子，不能再予姑息，應迅即制止，嚴予處辦，並查明為首學生開除學籍，以肅學風」，再則言「查學生在校應以安心求學為目的，其有超越學術自由範圍之違法亂紀行動，應受國家法律之制裁，本部愛護青年，特再電仰該大學傳令誥諭，仍應遵照二十二日代電，切實辦理」。這裏包含兩個問題，一是教育部有無權力直接命令公立大學開除學生，一是被命令的公立大學若不遵照命令切實辦理，則將產生何種後果。

現在先說第二個問題。就行政法的觀點看，一個機關若依法能命令另一機關做其一行為，後者在法律上自應遵照辦理，要不然，它就可能受到制裁，或則同時再由命令機關直接行為，亦即代其行為（這就是所謂 substitution 或 acting in cefarist）。現在假使中大、金大當局不遵令辦理，將所謂為首學

生開除學籍，難道教育部對於陳裕南、陳裕光二人可以加以制裁麼？又難道教育部可以直接將所謂為首學生開除學籍麼？如果這兩種手段皆非教育部所能做的話，那麼它的兩個代電的根據也就都喪失殆盡了。

再回過來說第一個問題。新「憲法」中固然規定「全國公私立之教育文化機關，依法受國家之監督」，但是所謂監督自然並不包括教育部直接命令公立大學開除學生在內。或謂法律賦與教育部行使此種權力；法律果有此規定，則我們沒有話說，可是我們就原則還是可以表示我們的意見。在學術獨立的基本假定下，有許多事情，即使是最高教育行政當局也是不能任意有所行為的。如果教育部能命令私立大學開除學生，它當然也能够派送學生入學，或竟致代聘或解聘授課教員，是則校政極受干涉，學術獨立既無希望，教育前途亦自然不堪設想。我國行政一向沒有體系，同時由於集權的習慣，乃形成了在機關的階層中上級當然能指揮下級的混亂現象。我們聽說行政院曾以訓令指示某地高等法院對於某一案件應作何種判決，今又看到類似性質的教育部的舉措。開除學生，如同聘請或解聘授課教員，乃個別學校之事，教育部儘管是國家最高教育行政當局，在原則上亦不得加以過問。

我們的第二個感想是法律方面的。教育部在兩個代電中都提及了「違法行為」或「違法行動」等字樣，可見它確定「公然反對政府，詆毀元首，呼喚反動口號，侮辱師長」都是違法的行為。我們姑暫不論這些行為是否個個都構成違法，我們也如暫不論事實上無這些行為的存在，我們認為教育部的代電既是基於它的那種判斷，那麼它不應在行政上命令中大、金大（假令它有權命令）「查明為首學生開除學籍」，而應促請司法機關予「違法亂紀行動」以「國家法律之制裁」。換言之，教育部既口口聲聲地說學生有「違法」的行動，它就毋須再發出那兩個代電了。

我們的第三個感想是政治方面的。教育部的兩個代電列舉了「公然反對政府，詆毀元首，呼喚反動口號，侮辱師長」等四種所謂「違法行動」，其實詆毀和侮辱固然可能構成違法，至於「呼喚反動口號」的所謂反動，其法律的含义是非常不確定的，再如「公然反對政府」，則顯非法律問題，乃是政治問題了。政治上原無絕對的是非，此所以假設有憲政存在的話，政府不能認其一切舉措為必是，人民當然能批評攻擊他們所認為非的任何政府舉措；更何況政府既為人民所產生，人民即是主人，人民以主人的地位，即使是一「公然反對政府」，非但絕不違法，且也與政府的威信無關。今教育部以代電公開地指摘學生不得公然反對政府，「學生在校應以安心求學為目的」，否則就「應受國家法律之制裁」，那無異是政府公開地宣示它將以奴役人民為其一切行為的準

則。如此說來，就教育部的兩個代電這一件小事上看，今天我們所見的是「民主憲政」的羊頭，所買的却是「奴役人民」的狗肉。

「無巧不成書」，總統副總統的就職大典偏偏選在不甚吉利的「五·二〇」那天舉行，而首都學生要在那天紀念去年同日所發生的慘案，也的確確

是情理使然的。但是細細地想來，我們當然也應該瞭解當局爲了威信百般制止南京學生舉行紀念晚會的苦衷。是則教育部的兩個代電乃是不得不有的官派文章，我們對於這兩個官派文章的代電若再加以咬文嚼字，顯然又是多餘之事了。

卅七年五月廿七日 北平

原子能與世界和平

袁翰青

自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原子彈在廣島落地以來，轉眼就是兩年零十個月了；在這兩年多期間，因爲一般報紙和雜誌都在廣泛地討論着原子彈及原子能，所以這個科學產品已成了大家都會談幾句的玩意兒，慢慢地也失去其新鮮和神奇的感覺。即如五月十八日成功湖電訊，原子能委員會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提出報告，放棄成立國際管制原子能的企圖，無限期地休會一事而言，這原是一件關涉到世界和平和人類命運的大事，可是事實上，這一條新聞就遠不如黃金遺出八千大關和美人魚五十米打破全國紀錄那樣的被人注意了。

有理由的。我們先從遠處看。在十九世紀末年和二十世紀初年，許多科學家看到世界資源儲量的有限，而工業却以高速度發展，所耗費的資源，每年爲數確實驚人，尤其是石油和煤炭，消耗量更多。他們常常提出警告，認爲總有一天地球上所可利用的能力來源會枯竭的。再加上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人類的命運似乎註定是悲慘的，而世界的戰爭也變成不可避免似的。現在原子能發明，這種能量可說「取之無盡，用之不竭」，這個發明使得資源匱乏的問題，得到一個相當根本的解決。因此，前述那種世界資源終有一天會枯竭的悲觀論調當然不能成立；而純粹從理論方面來說，人類之間對於資源的爭奪既可逐漸減少，則原子能自可幫助永久和平的建立。

儘管一般人對於原子能這個問題已經相當淡漠，但是站在科學工作者的立場，處在這個國際形勢忽張忽弛的局面之下，我們還是有義務來檢討一下原子能對於世界和平的關係。原子能本不是一件稀奇古怪的東西；太陽放射的光和熱就是由於氫原子核蛻變所發出來的。英國的物理學家盧昭福 (Rutherford) 遠在一九一九年能使氫原子核蛻變，就預料將來會有一天，人類能從原子核裏把蘊藏的能量放出來。到一九三九年，德國的兩位物理學家韓澤陀 (Otto Hahn) 和斯屈刺司 (Strassmann) 證實了鈾原子核可以分裂爲二，並且是一個鏈狀變化；祇要有一個原子核分裂，接下去別的核很快的也就裂開，同時放出多量的能力。這在科學原理方面說，人工發生原子能的問題已經解決。假定從一九三九年，全世界的科學工作者加上優秀的工程師，通力合作，研究原子能，用爲工業動力的來源，以及在其他方面爲人類謀幸福，這將是一件何等值得贊美的事！不幸原子能的第一次被利用，不是爲了增進人類的福利；而是被一部分人拿來毀滅另一部分人，這真是一件令人傷心的悲劇。

再說我們目前所最就心的問題。我們目前所最就心的問題是：第三次世界大戰會不會在最近的將來爆發？除了那些想混水摸魚的人們以外，全世界沒有人願意看到第三次大戰的爆發。可是儘管愛好和平的人士到處發出反對戰爭的呼聲，而報章雜誌上還是不斷地登載着戰爭就要來臨的危言。有的甚至預料就在今年秋季戰事就要發生，有的則說至多不出兩年。不過國際局勢儘管緊張，却不見得就有戰爭。我們先要問，什麼叫做第三次世界大戰？一般人都會毫不猶豫地說：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是美蘇兩國由冷戰變成真刀真槍的熱戰；在美國方面還有聯合王國 (英國)、西歐幾個國家、南美幾國，可能加上日本和中國；在蘇聯方面有東歐一些國家。這兩個集團 (有些人喜歡稱之爲兩個世界) 各動員了上千萬的人員，同時各種武器，包括遠程轟炸機、飛彈、毒菌、原子彈等等，極度殘酷和破壞力極強的東西都被互相用來毀滅對方。倘是確有那樣一個戰爭，毫無疑問的，這將是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超出想像的一場浩劫。

當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上空爆炸之後，許多科學家都抱着懺悔的心情，承認這是有史以來所發現的一個最壞的東西。好些人道主義者甚至咒詈牠，認爲原子彈的發明就預示着世界末日的來臨。就牠大規模屠殺無辜人羣，毀滅都市建築，以及目前所給予人們精神上的威脅而言，原子彈的發明誠然是值得咒詈的。不過從另一方面看，因爲原子彈的發明和原子能的利用，世界第三次大戰發生的機會可能反而減低了很多；甚至減低到可能長期以內不致發生的程度。

爲什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發生的可能性，反因原子彈的發明而減低了呢？雖然許多人不會相信我們這種看法，但是我們這種看法，也不是沒有根據，沒

雖然不會像「Hobbes」所撰「八根火柴」短劇裏祇剩了一個人那樣悲慘，(見「觀察」三卷二十二期)，但是人類積聚的文化，包括許多典籍、建築、美術品以及工業設備，必然要被這場戰爭消滅大半。

當真會有這樣一次戰爭嗎？不，我們不能相信；當我們更深一步明白了原子彈的大體情形之後，我們更不能相信。我們先假定，祇有美國有原子彈，蘇聯還沒有。在此時大戰爆發，美國在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幾個蘇聯重要城市的上空各投一個原子彈，使得蘇聯毫無反擊的機會，不是第三次大戰在幾天之內

就可以結束，使世界的「亂」一下子就被「戢」平了麼？確有許多人在這樣地想着。可是問題絕不那麼簡單。我們姑且不說祇有政客、軍人、和資本家要戰爭，人民不要戰爭那一番話。單純從作戰方面來看，原子彈並不能保證戰爭可以很快的結束，也不能保證必然獲得勝利。倘使戰爭的勝敗完全由原子彈的有無來決定，美國現在也不必急急於在世界各地覓取軍事基地了。

現代戰爭的主要因素導源於經濟方面的競爭，而政治上的征服是一個次要的目的。戰勝的結果應當是戰勝國市場的擴張而不在表面的土地佔領。由原子彈得來的勝利如何？一堆堆廢墟而已。在戰敗國誠然是慘酷的遭遇，在戰勝國也不見得有什麼所得。佔領乎？市場乎？恐怕戰爭的結果有百失而無一得。這是美國政軍當局所不能不考慮的。此其一。

美國許多科學家曾經公開地告訴他們的政府說：「假定蘇聯還沒有原子彈而美蘇之戰發生，蘇聯可以在極短時間之內佔領整個的歐洲大陸（可能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到那時，蘇聯把中心放在西歐幾國。美國是不是準備冒天下之大不韙，將教皇所在地的羅馬以及歷史名城的巴黎都一一毀滅呢？」這種說法並非過慮，果真大戰發生，蘇聯第一步恐怕祇有採取這樣的行動。我們很難想像，美國政府竟會這樣瘋狂地去毀滅世界的名城。結果戰爭必然長期化，使原子彈失掉了勝利的決定性。此其二。

蘇聯是一個領土廣大的國家。在表面上看，她的政治力量是集中的，其實經過三十年的生聚教養，她的潛在力量是分散的。即使莫斯科等大城被毀，其他共和國恐怕也不會立即停止軍事行動，他們一定繼續作戰。在蘇聯境內的工業建設很顯然的已採取了分散政策，從極西的波蘭邊境到極東的海參威，有無數近代化的工業城市，這些城市又豈是原子彈所能一一消毀？（據我們所知道的，美國現存的原子彈，很少可能超過一百枚。）倘使真有第三次世界大戰而蘇聯還沒有原子彈的話，戰爭也不是短時期所能結束的。長期化的戰爭，美國決無制勝的把握，因為人民會覺悟到為誰而戰；教育水準高的人民不是太容易控制的。再加上美國本身經濟制度的矛盾；很可能因為大戰的長期化反而促成了美國內部的革命。這一點也是美國的當局不能不考慮到的。此其三。

我們再從純技術的眼光來討論一下蘇聯有無原子彈的問題。去年蘇外長莫洛托夫在十月革命紀念日，曾經發表演說，說「原子彈的秘密已經不復存在」。對於這句話，有人相信，有人懷疑。我們注意：莫洛托夫說的是原子彈秘密不存在，他並沒有說蘇聯也有原子彈。就科學的意義看來，莫氏的說法是正確的，原子彈的確沒有了不起的秘密。當然，從徹底明瞭原子彈的原理，再由原料的勘探和提煉，製造程序的設計，以及工廠的建造，到原子彈正式製出，這其中有許多困難需要克服，不過這僅僅一個時間問題而已。就美國的經驗說，一九四二年在理論上完全解決，一九四五年六月第一顆原子彈製成，其間也經過了三年半的時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過兩個月的光景，美國第一流的物理學家郎米

爾 (Lagennir) 就會發表一篇長文，表示原子彈的秘密是守不住的，不出幾年別的國家就會有，再過一個時期，別的國家的產量還可以超過美國。別的科學家如尤萊 (Urey)、康能 (Conant) 全都相信蘇聯在戰後三年到五年內一定能够製造原子彈。

製造原子彈所需要的有四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原料。製造原子彈的主要原料是鈾。任何一本礦物書或化學書都早就記載着在蘇聯 Sinyaya Pala 地方有一種鈾礦石名 uraninite。捷克有鈾礦也是衆所周知的事實。在最近一兩年內，他們找到新礦的可能是很大的。其他次要的原料如石墨之類，在蘇聯可說是取之無盡的。

第二個條件是理論科學方面的知識，尤其是原子物理學方面的原理。以蘇聯科學家之多，這可說是絕無問題的。我們所知道的如物理學家卡畢察 (Kapitza)、都非 (Dole)、化學家 N、西蒙諾夫 (N. Semenov) 等，對於闡明這方面的理論，本來就有過貢獻。

第三個條件是工程上的許多技巧。在原子彈的製造方面以及應用到的儀器方面，需要多種新奇的機械，例如活塞、管路、電氣裝備、新式母機之類，都需要高度的工程水準來解決這些問題。在這方面，美國毫無疑問佔有優勢的。不過三十年來蘇聯訓練出來的優秀工程師為數亦極可觀，他們分工合作地來解決這些問題一定也會成功的。

第四個條件是需要大量的經費。在別的國家要集中鉅額的經費辦一件事也許是困難的，要不是在戰時，美國政府恐怕也很不容易一下子發二十億美元來進行原子彈的研究。在蘇聯，以他們的經濟制度和政治方式來說，籌一筆鉅款來進行這件重大的工作，應當是不成問題的。

製造原子彈所需要的條件蘇聯既然都具備，現在距離第二次大戰結束已快三年，在這三年期間內各種科學和技術都有了進步，對於解決原子彈製造的困難，或多或少地有些幫助。所以美國費了三年半完成的工作說蘇聯不能在三年內完成，未免有些武斷。當然，我們同樣地無法證明蘇聯一定已有原子彈。不過美國科學界一致公認，從一九四八年起，蘇聯可能隨時造成一枚或幾枚。

假定蘇聯已經有了原子彈，這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問題就更不簡單。美國的本土一樣有遭受遠程轟炸機襲擊的可能，紐約和華盛頓一樣有被摧毀的可能。美國更沒有必勝的把握。華爾街的銀行老闆和工廠經理，以及華盛頓的政客軍人，爲了自己的生命財產，恐怕更不敢冒險一試。

美國不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蘇聯會不會發動呢？許多人認爲蘇聯所說的他們不要戰爭這一句話，僅僅是一種宣傳。蘇聯是以世界革命爲目標的。代表社會主義制度的蘇聯和代表資本主義制度的美國最後勢須一戰來完成世界革命，這種見解是不正確的。就近的方面說，蘇聯在經濟制度，政治組織，人民意志三方面儘管較美國佔有優勢，而在國家實力方面，尤其是重工業的基礎，還是不如美國。她決無冒險發動戰爭的理由。就這一點說，在蘇聯不向老話，就

是「革命是不能輸出的」。她是不是抱有世界革命的目標，我們不必討論。可是美國經濟制度的必然要蛻變，美國人自己也承認的。我想不出有任何的理由，蘇聯不等待美國的自然演變，而想用武力來促成。這種不智的舉動，說是會出之於服膺唯物史觀的蘇聯政府，却頗令人難以置信。所以我們認為，縱使蘇聯有了原子彈，她也不會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

因為有了原子彈，增加了戰爭的破壞力，戰爭的後果就更可怕。所以世界上有許多科學家大聲疾呼地說：「我們以科學家的資格告訴你們，世界不能再有戰爭了！」就客觀方面來說，原子彈的發明確使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的可能性減低了。

這樣說，是不是世界永久和平從此奠定，人類不再有戰爭了呢？這就看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定義如何。假定我們一定要想像到如第一第二兩次大戰一樣，有兩個「國家集團」，各動員數百萬到上千萬的人民互相殘殺，方稱之為第三

次大戰。那末，這種方式和規模的戰爭，發生的可能性却大大地減少了。如果我們不拘泥於這種「古典」的戰爭方式，我們可以說，第三次世界大戰還是有，並且也許現在世界上許多地方進行的戰爭，就是這個戰爭的一部分。印尼的烽火、希臘的內戰、南美的政變、阿猶的交鋒，不都是戰爭麼？這類戰爭會蔓延得很廣，印度和西歐的法義都有蔓延到的可能。到了蔓延得相當廣的程度，我們又何妨即稱之為第三次世界大戰。而在這種類型的戰爭裏，原子彈是無法施展出牠的威力的，換句話說，是用不上的。

我們相信，這種看法並不是一種太簡單的天真見解。就遠處看，原子能解決了人類資源匱乏的問題；就近處看，原子彈的超度破壞力使得「國家集團式」的大規模戰爭不易發生。因此，我們希望那些幻想着世界大戰的人們應當可以及早覺醒了。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日於北平

一個英國鄉村時事討論會

旁聽記

(倫敦通信)

田汝康

美國福特汽車廠現任承繼人來英視察業務的時候，英國供應部大臣曾開了一個茶會招待他。這位供應部大臣在茶會上致詞，特別向小福特氏作了一個建議：希望小福特氏不要在倫敦西極一般富庶區域的見聞來代表英國的民意，認為要探詢英國真正的民意，在倫敦得跨過泰晤士河到稍東面的地方去。據這位大臣的看法，也許在倫敦東面小啤酒店所聽到的閒談較之在一般西極俱樂部所聽到的政論更接近於英國真正的民意。小福特氏是否真去東倫敦走走我們自然不知道；不過這兒却有一個值得外國人士所關心的問題：那就是誰能代表英國的民意？要是我們真能設法找到英國民意的所在，那我們便不難猜測今後英國政治的趨向是什麼。

不管一個政府的政策到底怎樣，最後決定一個國家政治趨向的是一股普通老百姓對當局局面的看法和想法如何。想違反民意而獨行其事的政府是無法存在的。聰明的政治家是事事設法追隨民意；詭譎的政治家則事先製造民意，作為將來行動的基礎。但是不管怎麼樣，一旦民意所趨，政府要加以抑制是不可能的。二十世紀是大眾人民的世紀。大眾要變，任何人也阻攔不住。英國名歷史家

屈勒味林(F. Thynne)分析一部英國社會史的結果，發現政黨和政治家與社會革命無關。誰也不能倡導真的社會革命，除非大眾真想要變。政黨和政治家最多不過投機取巧而已。為了這樣的緣故，所以我很想知道一下一般英國人到底在想什麼？對當前問題到底持什麼的看法？英國到底變了沒有？

最近到英國南部靠海的薩塞克郡(Sussex)去旅行，無意中參加了一個小村裏村民自動組織的國際問題討論會。在我看這一個討論會的參加者可算是比較能代表英國的大眾。因為這個村子離最近城市得要半個多鐘頭的汽車，所以城市的氣味不重。不過另一方面，這個村子雖離城較遠，但因為靠近海岸的緣故，村裏的住戶也不盡全是農戶，各式各樣的人都有。他們這個討論會已經舉行三年了。每年冬季十月起至隔年三月止，大家空閒的時候每週舉行一次。討論會的導師是由牛津大學補習教育組派來的。參加的每次得付一個先令的費用。我去的第一次是本年的最後一次，所以參加的人特別多，一共四十多個人(三十多位女性九位男性)。平常據說僅在三十多個人左右。在這四十多個人中，英國朋友告訴我，大致是三分之二

的人是保守黨或是投保守黨票的。(英國農民向來是投保守黨票的)，其餘三分之一是工黨或者是工黨的擁護者。所以嚴格說起來，這一個討論會中的談話照政治意見上看起來應該是屬於一般英國守舊的民意。

討論會的導師是位女性。在開始的時候她先作一個結論，認為目前歐洲局面這樣的紛亂，從表面上是由於英國霸權的衰落，美蘇的爭霸。處於美蘇這兩大強之間，一般小國不祇在外交上簡直無法獨立自主，而且有的小國就在內政上也受到影響。最近捷克的政變，據這位女導師講，一般報紙難免有渲染過甚的情形，實際上却應該從整個歐洲政治經濟的演變上去作分析。當導師講到這兒的時候，有一位在醫院服務多年的女護士突然站起來表示意見(據英國朋友講她是一個和平主義者)，認為德國干涉弱國政治，遲早難免會引起戰爭。並且據捷克政變這件事情看起來，目下民主政治的衰落實在是一件英國人士值得加以注意的事體。為避免再有戰爭，英國今後應該設法支持援助各民主政治國家，這是維持今後世界和平的唯一辦法。當這位女護士還未坐下的時候，一位村裏的小學教員接着站起來，認為他不能同意這位女護士的意見。這位小學教員

的意見是：我們不必討論。可是美國經濟制度的必然要蛻變，美國人自己也承認的。我想不出有任何的理由，蘇聯不等待美國的自然演變，而想用武力來促成。這種不智的舉動，說是會出之於服膺唯物史觀的蘇聯政府，却頗令人難以置信。所以我們認為，縱使蘇聯有了原子彈，她也不會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

因為有了原子彈，增加了戰爭的破壞力，戰爭的後果就更可怕。所以世界上有許多科學家大聲疾呼地說：「我們以科學家的資格告訴你們，世界不能再有戰爭了！」就客觀方面來說，原子彈的發明確使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的可能性減低了。

這樣說，是不是世界永久和平從此奠定，人類不再有戰爭了呢？這就看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定義如何。假定我們一定要想像到如第一第二兩次大戰一樣，有兩個「國家集團」，各動員數百萬到上千萬的人民互相殘殺，方稱之為第三

覺得這位女護士既然認為強國干涉弱國政治是不應當的事體，為什麼還建議英國再去干涉別國的政治。在這位小學教員的看法，目前所謂援助民主國家，其實也就是一種變相的干涉，因為「民主政治」一詞很難下定義，任何國家都可以隨意說自己是民主政治國家，而指摘別的國家為非民主政治。繼着這位小學教員發言的是一位小商人，他的意見是少有點諷刺意味的。他說目前各歐戰國的情形並不能說是民主政治的衰落，祇能說東歐各國民衆的不幸而已。他認為民主政治並不是什麼稀罕了不得的制度，其實不過是培養兩派人來彼此互相監視而已。要是這兩派人真是勢均力敵的話，那一般老百姓便可以安寧日子過，不必太關心政治。目前東歐的局面不過是東歐民衆沒有機會培養兩派人，而讓一派人單獨佔了整個的政治機構而已。當這位小商人講完時大家都大笑。在笑聲中一位家庭主婦站起來了，她說現在大家纔認識我政治的可怕，不過她要請大家注意當年希特勒是英國政治家一手培植出來的。當她講到這兒的時候，另一位主婦站起來說，不應該說英國政治家培植了希特勒，而應該說是英國一些資本家在德國的投資利益培植了希特勒。但第一位主婦堅持當時的政治家和資本家並沒有什麼區別。在兩方互不退讓的當中，導師允許了好幾個人站起來發言。有的人贊成第一位主婦的說法；有的贊成第二位主婦的說法。不過大家都同意一部分英國資本家為了在德國的投資利益直接間接的幫忙了希特勒是不成問題的。最後甚至連這般資本家的名字都指出來了。在這四十多個參加討論的人當中，為這些資本家辯護的祇有一個人，——一個全村最著名的女富戶。不過這位太太却講不出什麼道理來，大家一加質問，急得她只是搓手。最後因為感情激動的緣故，竟開口說出了在英國社會中認為失態的話來了，結果在全村人面前大大丟了一次臉。

事實上這是一樣：當這位女富戶舉出了當時工商界的困難不得不依賴總商會市場的理由時，有一位乾果店的老闆站起來發問。這位老闆認為這些辯護都不能成為理由。怎麼說也遮掩不了他自己的自私企圖。這樣一來，這位女富戶很生氣。他立刻反問這位乾果店老闆：「是不是你做生意的時候也考慮過你顧客的道德問題？」一聽見這樣的話

我們眼中的工友變了

就是上個星期，我在女生宿舍佈告牌上看見了一張佈告，標題是：『我們的工友是怎樣地工作着』。

大家都忍不住嘴裏發出了噓噓聲的響音出來。因為大家認為這是討論國際問題，與個人的職業毫無關係。在國外用這樣的言語也同中國人的父母一樣的無禮。女富戶丟臉了！導師趕快設法轉移大家的視線，結束這一段辯論的演變，認為這是各國經濟發展無可避免的結果。時代進步英國對內對外的政策都應該重新檢討了。要同蘇聯爭霸，單憑軍備和經濟力量是沒有用的。最要緊的得將自己政治制度的優點發揮出來令蘇聯折服。

當導師結束了她對當前國際局面的分析。有一位青年人首先提出了質問。下半段的討論這位青年成了唯一中心。（他的來歷打聽不出來，不過看樣子似乎很富有。）這位青年人認為大家既已經嘗試了德國法西斯政治侵略的可怕，而且公認了以前的經濟政策幫了德國。為什麼現在還同蘇聯訂立商約協定，誰保證這不是幫忙『另一個德國』。這位青年人態度很欠修養，當他語氣中指明這問題要導師個人作答覆的時候，大家又生氣了。因為導師是女性，而且是大家所敬愛的。所以這位青年人還未完畢他的論辯，一位退休的銀行經理和一位藥店的老闆同時站起來向他答辯，老銀行經理認為現在的英蘇商約協定是由政府完全控制與過去完全不同。藥店老闆認為這樣商約是彼此互惠的，因為英國需要糧食；同時商約中也沒有包括什麼軍械品，所以不必顧慮。這位青年人繼續發揮他的意見，他說在他眼光中，蘇聯實在是一個和平的威脅，蘇聯的擴張政策可能使全世界再度捲入戰爭。他講完之後全室的空氣突然間轉變得很緊張。首先接着起來講話的是另一位大學裏學法律的青年。他認為今日世界局面紛亂的原因完全歸諸蘇聯是不公平的，誰能說美國現在不在擴張基地爭奪市場；要是將來再有戰爭發生的話，美國負的責任比蘇聯大。在此當兒第一位青年突然站起來說據他知道而且他也可以千真萬確的說美國對任何國家都沒有野心。第一位青年這樣自信的說法顯然不能使多數人同意，全室裏的人都互相耳語。老銀行經理再度站起來，他說這位青年為什麼會知道美國沒有野心，是不是他在外交部做事。就即使美國對任何國家都沒有野心，但是美國缺乏細微（Refinement）可能是將來人類和平的威脅。這位發言多次的青年

年聽見這樣的話自然更不服氣，他再度站起來講下去，他說最近蘇聯「強迫」芬蘭訂立軍事協定的事件是蘇聯野心的一個好證明，英美對這樣的事情應該立刻設法加以制止。這時候一位家庭主婦起來發言，她問這位青年用什麼方法去制止這個蘇芬軍事協定的成立。他說要是萬一蘇芬真是衝突起來的話，英國是不是願意出軍事行動去幫忙芬蘭。要是英國不願意出軍事行動的話，所有制止蘇芬協定的說法便等於空話，結果吃虧的還是芬蘭。以前比利時、波蘭的事件決不可重演。另一位主婦接着發言。這位主婦年紀很大，態度很嚴肅，在很激動的語調中，她指出人類的愚鈍，在兩次這樣殘痛的大戰之後，還仍然戀戀不忘強權政治（Moral Politics）的把戲。她問大家在上次大戰中犧牲了無數的生命與財產到底為了什麼。人人說上次大戰是要根絕法西斯政體，但距上次大戰不到三年，德國現在又變成一般入亟想輔助的目標；西班牙佛朗哥已經轉變成為英雄。如此看來要是希特勒不死，大家是不是要想與德國聯盟了。她這樣的一番話自然大大打動大家的感情，人人默默不語，沒有人願繼續再講話，似乎表示對於這位老主婦的話，大家都感到同意。這時夜色已深，距離最後一次公共汽車行駛的時間已近。在一種嚴重的空氣下，導師宣布了這個討論會的結束。

在歸途公共汽車中，有幾位主婦還在繼續的低聲討論那位女富戶的失態言語。伴我參加這個會議的英國朋友昂首望着窗外的繁星在沉思。我個人的感觸很大，我對英國的印象似乎稍稍有了改變。年來在英國居住，除去少數智識份子的論調能令人有個新印象之外，大多數報紙上的報導，以及千篇一律盡是抽象名詞的社論，使我懷疑英國究竟有了改變沒有。——尤其是英國的外交政策。要是相信報紙雜誌能代表民意的話，有時候真會令人忽略了實際的事實，誤解了時代的趨向。我想這個討論會上多少透露給一部分英國大眾的意見。不管這一般人的政治意見如何，他們的談話至少表示英國還有人在用自已思考來判斷一切國際的事件。要是人們能不斷用思考來作判斷，而不為一些空洞名詞迷惑的時候，一切可能還有改變的機會。英國的一切決定在英國的民意上。四月九日於海斯丁海岸

『靜齋的廚工和工友們與我們在五月八日晚有一個非常生動而親切的談話會。許多同學從門前經過，看見辦公

室（管理員的辦公室——本文作者註）裏晚上經常不亮的燈忽然亮了，都跳起腳來往裏看一看，她們是帶着驚奇而

何孝達

懷疑的眼光，不知道裏面開着怎樣的怪會。本來麼，像這樣的場合，在靜齋也許還是創舉呢！

那是女同學會生活福利股的同學，爲了要瞭解工友和廚工的生活，工作中的困難及工友們的福利而召集的談話會，來了四位廚工，四位工友，起初他們不習慣也不好意思坐下，但一會就自然了。坐下了之後，我們就像自家人似地談起大大小小的事情。有的同學給女同學會提議，希望工友們最好不要大聲喊人。（指有客來訪，工友高聲傳達——作者）這件事和工友談過後，他們都先後發表意見

于國誠說：我們也不願意大聲喊人，而吵了別的小姐們，可是您想，這三層樓梯是上去一共四十二級，下樓又是四十二級，我們的腿也是肉長的，怎麼受的了呢？

王媽說：就說晌午天吃一頓飯的工夫，就要起來一二十趟，我們也不願意大聲喊，喊得心裏直亂得慌，可是早晨六點多，就得起來收拾廁所，提二十幾壺開水再一趟一趟往樓上跑真是受不了。

沈媽說：人家別的齋的工友，就管倒開水和送信，完了事，還能歇會兒，就是咱們這裏從早到晚就像走馬燈似的沒個時間閒着。

趙媽說：早先戰前，一個月還有兩天假，也能回個家歇歇兒，可是這會兒一天假也沒有了，我的婆婆都八十多了，我還要替她張羅吃的。要是歇一兩天，還要自個兒花錢找替工……我們也不願意喊，可是要請小姐們替我們想法子，還有，要是不喊到屋子裏去敲門，小姐如果不在自己的屋裏，在洗臉房，在別的房屋，又要說我們不喊。我們真是左右爲難呢！

佈告到此爲止，沒有下文，可是的確能使同學親耳聽見工友們自己的聲音，幫助同學更清楚地瞭解工友的情形。

去年九月間，第一膳團招考來的一批廚工，他們彼此素不相識，工作『不合手』，對環境生疏，飯館出身，對幾百人食用的『大鍋菜』缺乏經驗，以致於不能按時開飯，就是弄得菜有怪味，許多同學『貼條子』，罵膳委。膳委寫了一個報告，其中關於工友的一部分是這樣的：

（一）本膳團立即全體動員，親自參加廚工工作。親自擺桌送菜，搬椅子，打油，切菜，熬粥，爲同學所目擊共睹。

（二）尊重廚工人格，稱廚工爲『先生』，提高其自尊心。並幫助其選舉總負責人。調解其人事上之糾紛，促進其團結合作之能力與興趣。本膳團委雖身受

同學之抗議與責難。但對廚工始終和顏悅色，未加斥責，反而安慰之，鼓勵之，幫助之，提高其服務精神與工作情緒。以平等之態度與之共同商討改進之辦法。並且借與衣物，被褥，關注其健康與生活……

這張佈告公佈的日期是『三十六年十月五日』。再往前推一年，三十五年的十一月間，我們搬進清華園不久，男生宿舍裏，曾出了一件同學打工友耳光的事，『民主牆』上貼了許多質問那位打人的同學的條子。後來齊委出了一張佈告，大意說以後如工友有『不是』處，請將『事實』提交齊委，『由齊委負責調查，如確係事實，將轉請校方懲處或調換，同學切勿直接打罵，以維護平等，尊重人權。』

這些文件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同學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改變。兩年前，還有同學『打工友的耳光』，到後來，工友成爲『安慰之，鼓勵之，幫助之』的對象。現在，工友有爲他們自己的工作與生活，面對面地向同學發言的機會了。同學能夠和工友面對面地，坐在一起，『生動而親切』地談話，的確不是大普遍的事，否則那位出佈告的女同學就不會開頭來那麼一段津津有味的描寫。

究竟怎麼會有這些改變的呢？

最初，宿舍的工友和同學們比較接近，同學們天天看見他們蒼白的臉色，沒神的眼光，和佝僂的身體，對於他們生活的艱難，得到很深的印象。因此，學生膳團通過了允許他們包飯，只收他們一半的膳費，和同學吃一樣的飯。物價一直上漲，膳費一直增加，每月交費時，都有同學出賣衣物，有的在佈告上標着大字：『賣盡身邊物，充我腹中飢。』可是工友的膳費却一直沒有增加。到去年八月，同學的膳費跳到了二十萬，工友才繳兩萬元。有的同學認爲自己都吃不飽，那裏還能加上這麼大的負擔。膳委就把這事提交膳團聯席會討論。這一屆膳團聯會，恰好我也在內。當場對這問題曾經發生一些小小的爭執。有的認爲工友的生活，應該由學校負責。有的主張仍然照比例收二分之二，有的主張收四分之一。女同學膳團的代表却堅持只收五分之一。大家認爲五分之一未免太少了。可是這位女同學說，『我們再多出一點，還沒有什麼大影響，而這一點，對工友們却關係他們全家的生活。自然按道理，應該由學校來管，也就是說的應該由政府來管，可是——』

而且她說『我們『反飢餓』，我們就不能只顧自己的飢餓。』最後她笑着說：『你們不要以爲我們女同學心腸軟，我們只對別人心腸軟，對自己我們心腸却不軟。』聽了這

一番話，全體一致贊成只收五分之一。

後來，訓導處寫個條子來，說訓導處有個工友，非常窮苦，要膳團准許他在學生膳團包飯。校醫室，體育部，也寫了公函把工友送來。其他別的部分的工友也援例請求。膳團一次一次地開會，對於這些問題，真是大傷腦筋，說：『如果同學們有這能力，倒非常情願把全清華的四百位工友都收容進來的。』可是在慎重的考慮之下，還是收容了好幾位特別困難的工友。

全校有那麼多的工友，同學們真是愛莫能助。但膳團的工友是同學自己雇用的，從去年起，早就實行了『買物配給』制。他們除了和同學吃一樣的飯以外，每月不分等級，炒菜的，蒸絲糕的，（絲糕是一種北方的粗糧）打雜的，一律發給一袋半麵粉，目前合計起來，加上獎金有一千萬法幣（現在同學膳費約三百五十萬）。上個月獎金，有的膳團每人發了半袋麵粉，女同學膳團發得最多，每人十七斤麵粉，還另加一百萬法幣。

我們再看學校的工友，『罷工』以後，待遇『調整』以後，底薪十二元乘三十六萬倍，加上二十九斤的麵粉，才合六百六十多萬法幣。窮人食量大，就是單願自己一張嘴，一天兩斤棒子麵，（最粗的糧食）加上鹹菜，炭火錢，一月也要三百多萬。可是還有一家大小呢？他們正不知如何羨慕在學生膳團包飯和作事的工友們。這樣，就使某些人覺得學生提高膳團工友待遇是『刺激』別的工友們，使他們也來『反飢餓』了。

如果學生有罪，罪還不只於此。去年冬天，有些膳團的工友特別窮，膳團的同學捐出了許多衣服現款，每個工友都分到棉大衣，或是小棉襖，還有三個沒有棉襖的工友得到了新的棉襖。在這多疑的今天，使工友『免於飢餓』，使工友『得到溫暖』，多少都有一點犯法的嫌疑。可是『仁民愛物』『視人如己』本來也是國家元首，師長尊親，向我們耳提面命的教訓和守則，這一代的青年，只不過把這些金玉良言，誠心誠意地丟棄了而已。其實，我們之所以能作到這一點，何嘗不是因爲自己也曾過『飢寒』的滋味。

一次，有一個曾經在學校服務過的工友洪紹先，因爲每月所得養不了家，辭掉職務，去做小生意，結果又賠了借來的本錢，在清華園的一棵樹上吊死了。這種事引起了全校的注意，同學們爲他的家屬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募捐。一次，一個工友因公從卡車上摔下來，死了，又是一次募捐……『民主牆』常有呼籲同學關心工友福利的佈告

，有些同學聯名質問自治會為什麼沒有幫助工友的措施。經過了幾個月的輿論的醞釀、呼籲、質問、和具體的建議，去年秋季代表大會通過了在自治會下面設立「工友福利輔導委員會」。十一月二十三日，在自治會輔助之下，「工警合作社」正式開幕了。

同學們不僅關心工友工作上的困難，生活上的痛苦，在課餘還組織了「工友夜校」。壁報上，常有「工友訪問」「工友生活」等等專號。有一個姓李的工友在壁報上寫着：「自從到清華以來，白天工作，晚上上課，同學們待我們像一家人，真是美極了！」（「美極了」是一句北平的俗話）

同學們，至少大多數的同學，不但把工友看成和自己一樣的人，而且還當做「一家人」。不過，在今年四月工友「罷工」以前，還很少有同學認識工友「地位」的「重要」。

四月，學校的工友們，月薪只得一百三十八萬元，當時棒子麵已經賣到二萬多一斤，不吃一口菜，一個人一個月也要一百二十多萬的棒子麵，可是棒子麵還在不斷地漲，為了活命，工友罷工了。

四月四日到四月六日，工友們罷了三天工，各系級的同學開了會，把工友們的工作接過來。數學系來敲鐘，地學系來掃地，一切工友的工作，都由同學自己來。有些工作，還要向工友們請教。在這三天裏，同學們到廁所去小便，看見兩手拿着「洗把」在洗便池的是自己的同學；替你接電話的，敲門送信的是自己的同學；出出進進，守門站崗的是自己的同學；開會時，搬桌子，擺凳子的也是自己的同學。第一天，洗澡房門貼了張道歉的佈告，說是燒火的同學沒有經驗，水不大熱，請大家原諒。去灌開水時，管水的同學在鍋蓋上貼着條子，寫着：「水說：請等一等，我還沒有開。」起得最早的是管牧畜的同學，夜裏三點半就起床，洗瓶，裝奶，切草，檢糞，替牛洗澡，幫牛結婚，一天忙個不了。……女生宿舍，因為沒有工友上下樓梯喊人，為了節省工作同學的體力，還開了三層，讓男賓自由上下。

五一勞動節大會上，有一位講師助教聯合會的代表致詞說：「從小我就在教科書上讀到「勞工神聖」這四個字，一直到這次清華工友罷工，我才懂得。」在工友罷工的這三天，「

工作！」「工作！」同學們在工作中感到工作的「重要」，而且從這些直接的對人的服務中，感到一種快樂與光榮，被服務的人，也對服務者感到敬佩與感激。同學們反問自己，為什麼工友成年成月地工作着，我們就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同學們明顯地看到如果每天沒有這幾百位工友的操勞，同學們就不能有這麼多的時間上課聽講，看書，作實驗，更不用說吃飯，打球，唱歌，開會了。而且，我們能有時間在這裏讀書，不正是靠了別人拿出時間，氣力，去種田，去織布，去造房子，去修路……衣食住行，我們那一樣不靠別人？沒有勞動，就沒有文化。「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真是講不通，而也想不通的。

同學們之中，正多的是世家出身，名門子弟，能把自己的身份，和工友的拉平，把作飯，燒水，也看成一種「技術」，一種「學問」，一種光榮而有意義的「服務工作的陶冶和訓練。從「打工友耳光」，到和工友坐在一起「生動而親切」地談，可真不是一天的事。

我們眼中的工友漸漸地變了，由「異類」變成「同類」。我看見靜齋的女同學和工友有說有笑，我看見操場上工友和同學一起打壘球，我看見膳委笑臉地和廚工一路走。我問了好幾個同學，都有同類的情形：進城拜訪親友，傭人倒茶來時，我們總不知不覺地要站起來，吃飯時，也總不肯叫傭人添飯，有時主人就表示奇怪。我們很擔心：當我們畢了業到社會上去，像這樣子的作風習慣，是否會發生「問題」。可是我們在清華園裏，的確飽嘗了「人間」的溫暖與樂趣。在清華園裏，沒有人不在我們之上，也沒有人在我們之下，我們活在人與人之間。（清華園側面之三）

君如滿意本刊，請即直接訂閱。

一九四八，五，廿一，

中國第一所規模宏大的函授社會大學

持恒函授學校

詳章索閱即寄

本校暫設「專修部」（文學、哲學、社會、經濟、中國近百年史、商業簿記、普通會計等科）「中學部」（國文科）兩部份，同時特設「指導部」（國文寫作、社會常識、生活修養等三科）完全依照自學者的需要給以學習上的輔導。不分年齡、性別，也不受地域和時間的限制。

設科切實	改卷迅速
教材精簡	專家任教
收費低廉	解答詳明
隨時報名	隨時入學

有志上進青年的最好自學途徑

Continuation Education Institute
P. O. Box 1883 Hongkong
號三八八一箱郵港香

香港大馬路中道四十五號生書局
九龍彌敦道三九九號前進書局
報名處：九龍彌敦道三九九號前進書局

張羣返川與川康政局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成都通信)

自從陝南、鄂北、豫西、隴東一再發生大戰，川邊軍事情勢甚為緊張；自從鄧王、張楊、黃曾交替之後，川中政治暗潮也動盪異常；兩者直到今日已逐漸的抵達最高峯，政府方面的措施也定了型。這最高峯的到來，是今天(五月二十八日)張羣王陵基劉文輝楊森的秘密會談。

行政院院長提出的前夕，張羣飛回四川，據稱是「探母」與「養病」(害的是氣管炎，四川人所謂的傷風咳嗽，上海人認為喉嚨來頭的病。)一再強調並無政治作用。聲明儘管聲明，報上却傳出了兩個吸引大眾注意的消息，一個說他選四川的王陵基西康的劉文輝赴渝，一個說他要出任西南綏署(即重慶行轅的改稱)的主任，朱紹良副之(人們想起了張氏抵渝時，朱紹良未去接張)。

此後的消息甚為沉寂，新聞記者所聞，不過是他同他要探視的老母的大笑，所見的也不過是閉步街頭，買糕餅數枚

品。廿五日正式傳出，王陵基表示省務繁忙，不能到渝，邀請張氏來蓉，並有張氏於日內飛蓉的消息，而張氏却表示探母已償願，去蓉已無必要，即將返京。廿六日已證實張楊將於廿七日飛蓉。果然，是日午後五時半，此一華陽相國(指楊森、何北衡、鄧漢祥衣錦還鄉了。何鄧之歸來，令人感到張楊之西來比原來想像所及的還要值得重視；何氏本來是代王陵基赴京謁蔣總統並請示的，如今中途折返，鄧氏本在南京，當日由京趕到重慶返蓉，連他家中都不知道而沒有去接他。

張楊前天抵渝時，歡迎人員之衆與歡迎情緒之熱烈，連以前林主席蒞蓉都沒有接受過，就算蔣總統明天前來，也不過如此。此行也，張氏對記者表示是專為去華西大學治牙病而來，楊氏却說是重遊舊地。果然昨日張氏去華大醫院拔牙，楊氏則由一批軍事將領陪同致劉湘，並遊望江樓。與英大使周旋之後，二三十

位軍政首長應成都警備司令嚴嘯虎中將之邀，到錦屏戲院看川劇。昨晚晚報記載今天的日程也無非是幾桌筵席，同聽聽英大使的學術講演，看來真是閒情逸致，清散高雅得很。並有明天(廿九日)分返京渝的傳聞。不過掩護盡請掩護，真情還是瞞不了人的；今日正午之宴，被報紙編輯排成一大會宴(妙在會字)，指出此包括各色人等的歡宴一散，各首長就要舉行一次重要的會談，據說討論的是四川的經濟問題、治安問題、教育問題、建設問題，今天唯一出版的成都快報還加上一項黎渝互濟糧食問題。

不幸昨夜成都各報印刷工人罷工，日晚報均無限期休刊，只中央日報有新聞提要兩小方同僅有上項新聞的快報出版。今天午後記者與省府及其他機關人員接觸的結果，也毫無新材料，而且他們所知也不比報上多，他們連會談的時間地點與人員也不知，甚至於還有人認為根本沒有開會事實

甚至更無會談的動機。他們不是真無所知，就是不敢洩漏消息。不管他們是由於何者理由，記者願在這裏作一推測，並願向讀者表示這推測的真實性很大，決非盲人摸象疑人說夢。他們一定是會談的。因為劉文輝在廿七日上午由西康趕來，鄧漢祥由南京趕來，負有重大使命的何北衡去而復返，張羣雖有閒遊之興，楊森無到成都祭劉湘的必要；所以他們是為會談而來。會談的時間，可能是在昨夜或今天。地點決不會在省府，可能在軍校，因為張羣居留於此。報上所傳的內容並不正確，因為劉文輝不會來；若單是蓉渝糧食互濟，也不會與四川內部問題一起與楊森討論，若是四川一省的治安、教育、經濟、建設的問題，每週二次的省務會議就可得到結論，怎勞即將卸職的大丞相跑回來。參與此次會談的人員，記者認為有下列十位，此外的人就不致被邀參加了。這十人是張羣同他的機要

隨員周君亮(行政院參事)；四川省府的王陵基、鄧漢祥、與何北衡、任望南、宋相成三廳長，也許有王元輝；西康省府的劉文輝同陶世傑(秘書長)；重慶市的楊森。我們可以斷定這是一一個有關川康渝三省市的軍事與政治的重要而秘密的會談，今後這兩方面的發展與動向在這會中擬定了基本的原則。今後政府對此兩方面將以全力進行，其他問題——如像禁烟，懲食等將在這一項大原則被漠視或有意的擱置，以減輕各方的摩擦，換取安定。

記者要在此處特別指出：一月前，曾有川康渝旅京滬人士、國大代表、同立法委員，呼籲中央起用四川在野與開置將領，調回各戰場軍職，指揮川東防務，駐節萬縣，二十一師劉雨卿師長出任重慶警備司令。這些都未實現。兩週前，譏評過中央，函責過張羣的武漢行轅副主任王懋緒，受任為重慶行轅副主任指揮川東北防務；今天中央

日報的新聞提要，已正式證實成立川甘陝邊區綏靖主任公署由鄧錫侯出任。此次會談沒有朱紹良參加。論理朱是川康渝三省市的上司，有權參加或主持有關川康渝三省市一切問題的會談。但是事實上朱竟未參加，而且此會竟避開在重慶舉行，此中意味深長。換言之就是「川人治川」之論復活。

猶憶二十一年因共軍竄川，中央政府派賀國光率參謀團入川，四川歸於中央統一之際，張瀾發表一篇川人治川不容他人染指的政治文字，同時已故的徐子休針對張瀾而發表了一篇「異哉！所謂川人治川也！」認為中國為一，實不應蔽於地域之念，且歷史上之某地入治某地之論證，當時輿論同事實要求都是傾向徐先生的。可是後來事實上除四川復統於中央之後，治川者大率為川人，作主席者除一度由蔣院長自兼外，劉湘王懋緒張瀾鄧錫侯王陵基都是四川人，張羣同蔣院長都是兼任代理，王懋緒之缺直到鄧錫侯由政府明令開除。省府秘書長則以貴州籍的鄧漢祥陳鎮山同湖北籍的賀國光出任的時間較長，

川人治川的事實已逐漸形成。何以當年共軍入川會打破川人治川的事實，今的共軍入川又會演成川人治川的事實呢？這不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是今日國共兩軍的優劣異勢，這是中央軍政不能衛護地方的結果。

川人治川的大原則決定下，軍事政治方面必然的發展，是張羣回川康的可能性很大，也就是重慶行轅改組成綏署後的人事變動必定大。軍政兩方的配置，現已揭曉者是：川省政為王陵基，康省政為劉文輝，渝市政為楊森，一綏署附近地區後，三人就

由政而軍，負起直接指揮作戰的任務。在今日川邊第一線任防務的，就是所謂打頭陣的，川北是鄧錫侯，川東北

川人李伯中等出任的時

昌濰失守 · 魯局鳥瞰

蘇洞國

(觀察青島通信)

負山東軍政全責的王耀武將軍，五月上旬在膠濟前綫督師歸來之後，心裏很懊惱，逢人便說：「我不幹了」。這不是王耀武不肯幹，也不是上面不讓他幹，而是昌濰失守後，垂危的山東局勢，使他無法再繼續往下幹。山東國軍的「有生力量」，已經消耗殆盡，政府的控制地區，只剩了濟南一個點，新的力量不能增加，共軍的力量是一天天的坐大，大勢既然如此，王耀武自然只有掛冠求去一路。

大責任的才具與魄力。論才具，王耀武在四人之中算是佼佼者，所以一般山東人的批評是「三李不如一王」，王耀武可以說是當局對山東最後的一張王牌。

兵團又調往東北，最後戍守海口的李彌的第八軍也抽調一個師往東北。從此山東國軍機動兵團，全被調走，共軍留置山東戰場的四個縱隊，就乘機發動春季攻勢，先佔周村、張店、淄博，後攻濰縣與昌樂。

以下的單位及地方團隊的損失，尙未計入。這些覆沒的部隊，其兵員與裝備，大都補充了共軍。據說吐絲口之役，七十三軍的彈藥損失了六十噸，濰縣是第八軍的倉庫所在地，大批美式的械彈都是勝利之初由鐵路從青島運來的，這次昌濰失守，只是彈藥就損失了廿萬發砲彈和三千萬發鎗彈，據說共軍打下濰縣，擄獲的武器可以裝備兩個師。幾年來一般人都驚奇山東共軍實力擴張之快，有的且認為山東共軍的長大，是得力於由東北來的海上補給，其實真正的結果，是兩種不同的戰略的消長，是兩種不同的戰略的結果。國軍以攻佔點綫為作戰目標，共軍則在消耗國軍的實力。兩年以來，國軍曾從共軍手裏攻佔過若干城鎮與交通綫，不算津浦綫以東，但就津浦綫以東來說，國軍付出的代價是損失了三個軍（廿六軍、五十一軍、七十三軍、四十二師、四十六師、七十二師、七十四師），和一個普通師（暫十二師），兩個旅（四十五師），另外還有一個快速縱隊；其餘旅

熱悉山東情形的人，都知道山東有所謂「三李一王」，三李是李延年、李仙洲、李玉堂，一王就是王耀武。這三李一王是山東人在黃埔系中嶄露頭角的角色，也是多年來當局為山東準備的幾張牌。抗戰勝利後，這幾張牌都打出來了。三十四年李延年首先來山東辦理接收和受降，因為掛號非張不容於地方。李仙洲已在三十六年吐絲口戰役被俘。李玉堂則早已兵權被削，證明無負重

東本來是共軍的天下，除去濟南，昌濰、德州、聊城、兗州等幾個孤城外，山東全境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四是在共軍控制之下。兩年以來，政府曾下過大本錢來爭山東。三十五年王耀武一百天打通了膠濟路，三十六年陳誠親督大軍將陳毅趕出了沂蒙山區根據地。三十六年秋，范漢傑兵團曾橫掃膠東半島，收復烟台、威海和龍口。在國軍全盛時期，陳毅曾被壓縮到黃河北岸，盡棄大河以南的根據地。這時官方發言人說，山東的戰事已告結束，今後已進入綏靖清剿階段。但是這種優勢局面沒有保持很久。三十六年夏，劉伯承南下，山東國軍被拖走了一部份。接着陳毅也渡河南竄，爲了追陳毅，魯境國軍又大部調走了。今年歲初范漢傑

彌部抽調去東北一個整編師，國軍自動放棄威海和龍口，退守烟台一隅。共軍留置膠東的四個縱隊已經「英雄無用武之地」，當時濟青兩地軍事當局，就有了戒心。二月底三月初，濟南和徐州軍事當局接到情報，說共軍的二、七、九、三個縱隊，已由膠東南竄，穿越隴海路到達蘇北。這消息使濟青兩地軍事當局鬆了一口氣。三月中旬，濟南當局就從容召開的召開全省綏靖會議，省境黨政軍高級人員，全體出席。不料會議中途，突接到膠濟綫吃緊的消息，原來報告竄往蘇北的膠東共軍，除第二縱隊外，其餘七、九、十三、三個縱隊外加渤海軍區的兩個新編師，已會師膠濟西綫，攻取周村張店與淄博。當時大會匆匆中止，出席人員紛紛返防，結果因爲倉促應戰，使駐周張的整三十二師全被吃光。

在去冬陳毅率部繼劉伯承南下時，共軍留置山東的野戰部隊（即正規軍）有二、七、九、十三等四個縱隊，這些部隊都留在膠東半島，范漢傑兵團的掃蕩，並沒有消滅他們。在膠東戰爭結束，范兵團調走以後，他們就在膠東各地積極整補。後來李

排砲連續發放。所以周村失守之後，國軍不能不加強濟南的城防，而在昌濰被困時，濟南的守軍也就不敢冒險東進，應援解圍。

昌濰之戰，共軍用的仍是以大吃小以強制弱的老戰法。昌濰守軍除國軍一個旅外，其餘屬地方團隊，訓練差，裝備差，援軍不至，當然一打就垮。現在昌濰是放棄了，隨昌濰以終的是一個師部和一個旅，另外幾萬保安部隊，和大批的物資和械彈，共軍不能說沒有損失，但所失不及所得大，所以一般人都擔心，共軍於再度整補之後不出一月，新夢登場，過了收割季節，就要開始新的攻勢計劃。

二級區所轄部隊，論番號原來有七個整編旅，周村之役失去兩個旅，在濰縣又失掉一個旅，現在只有四個旅，而其中有一半是戰鬥力太差不能使用的。試問以這一點兵力，怎能應付共軍的下一攻勢？本來爲確保濟南和應援昌濰，徐州陸總司令部曾先後增援過四個旅，但現在膠濟綫戰事停止，三個旅已被調走，留下來的只有由偽軍改編的吳化文部整八十四師的一個旅。現在魯西黃河北岸，陳毅尙有五個縱隊和一個快速縱隊在整補，一般判斷，不久就要渡河南下中原，到那時中原國軍兵力不敷，駐濟國軍即不再他調，至少是濟南有事時不會有部隊增援了，到那時濟南又怎樣固守呢？

在山東戰場上，無論就兵員的數字和作戰力量說，國軍都比共軍差。現在在魯中和膠濟西綫，由許世友、譚震林、謝有法指揮的七、九、十三、三個縱隊，以及由渤海軍區司令袁也烈指揮的新七師王德海與新十一師張光禮兩部，加上由軍區部隊改編而成的新八縱隊，合計起來有十個師的兵力。共軍的一個師，約相當於國軍的一個旅。在國軍方面，王耀武的第

在去冬陳毅率部繼劉伯承南下時，共軍留置山東的野戰部隊（即正規軍）有二、七、九、十三等四個縱隊，這些部隊都留在膠東半島，范漢傑兵團的掃蕩，並沒有消滅他們。在膠東戰爭結束，范兵團調走以後，他們就在膠東各地積極整補。後來李

在去冬陳毅率部繼劉伯承南下時，共軍留置山東的野戰部隊（即正規軍）有二、七、九、十三等四個縱隊，這些部隊都留在膠東半島，范漢傑兵團的掃蕩，並沒有消滅他們。在膠東戰爭結束，范兵團調走以後，他們就在膠東各地積極整補。後來李

在去冬陳毅率部繼劉伯承南下時，共軍留置山東的野戰部隊（即正規軍）有二、七、九、十三等四個縱隊，這些部隊都留在膠東半島，范漢傑兵團的掃蕩，並沒有消滅他們。在膠東戰爭結束，范兵團調走以後，他們就在膠東各地積極整補。後來李

在去冬陳毅率部繼劉伯承南下時，共軍留置山東的野戰部隊（即正規軍）有二、七、九、十三等四個縱隊，這些部隊都留在膠東半島，范漢傑兵團的掃蕩，並沒有消滅他們。在膠東戰爭結束，范兵團調走以後，他們就在膠東各地積極整補。後來李

在去冬陳毅率部繼劉伯承南下時，共軍留置山東的野戰部隊（即正規軍）有二、七、九、十三等四個縱隊，這些部隊都留在膠東半島，范漢傑兵團的掃蕩，並沒有消滅他們。在膠東戰爭結束，范兵團調走以後，他們就在膠東各地積極整補。後來李

在去冬陳毅率部繼劉伯承南下時，共軍留置山東的野戰部隊（即正規軍）有二、七、九、十三等四個縱隊，這些部隊都留在膠東半島，范漢傑兵團的掃蕩，並沒有消滅他們。在膠東戰爭結束，范兵團調走以後，他們就在膠東各地積極整補。後來李

在去冬陳毅率部繼劉伯承南下時，共軍留置山東的野戰部隊（即正規軍）有二、七、九、十三等四個縱隊，這些部隊都留在膠東半島，范漢傑兵團的掃蕩，並沒有消滅他們。在膠東戰爭結束，范兵團調走以後，他們就在膠東各地積極整補。後來李

在去冬陳毅率部繼劉伯承南下時，共軍留置山東的野戰部隊（即正規軍）有二、七、九、十三等四個縱隊，這些部隊都留在膠東半島，范漢傑兵團的掃蕩，並沒有消滅他們。在膠東戰爭結束，范兵團調走以後，他們就在膠東各地積極整補。後來李

在去冬陳毅率部繼劉伯承南下時，共軍留置山東的野戰部隊（即正規軍）有二、七、九、十三等四個縱隊，這些部隊都留在膠東半島，范漢傑兵團的掃蕩，並沒有消滅他們。在膠東戰爭結束，范兵團調走以後，他們就在膠東各地積極整補。後來李

在去冬陳毅率部繼劉伯承南下時，共軍留置山東的野戰部隊（即正規軍）有二、七、九、十三等四個縱隊，這些部隊都留在膠東半島，范漢傑兵團的掃蕩，並沒有消滅他們。在膠東戰爭結束，范兵團調走以後，他們就在膠東各地積極整補。後來李

在去冬陳毅率部繼劉伯承南下時，共軍留置山東的野戰部隊（即正規軍）有二、七、九、十三等四個縱隊，這些部隊都留在膠東半島，范漢傑兵團的掃蕩，並沒有消滅他們。在膠東戰爭結束，范兵團調走以後，他們就在膠東各地積極整補。後來李

在去冬陳毅率部繼劉伯承南下時，共軍留置山東的野戰部隊（即正規軍）有二、七、九、十三等四個縱隊，這些部隊都留在膠東半島，范漢傑兵團的掃蕩，並沒有消滅他們。在膠東戰爭結束，范兵團調走以後，他們就在膠東各地積極整補。後來李

在去冬陳毅率部繼劉伯承南下時，共軍留置山東的野戰部隊（即正規軍）有二、七、九、十三等四個縱隊，這些部隊都留在膠東半島，范漢傑兵團的掃蕩，並沒有消滅他們。在膠東戰爭結束，范兵團調走以後，他們就在膠東各地積極整補。後來李

王鳳崗其人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信) 河北新城專員王鳳崗，在政府區已經是紅運南

北，成了新聞人物，做了中央週刊的封面。他

奉召晉京，面謁最高當局，分訪軍政首長，封

疆大吏被調去聽他的耳提面命，糧食部長也還

向他請教關於糧食的儲運，並出席中政團中政

校講演，舉讚京滬之外，廣州行轅主任宋子文

又請他去廣州以備軍事。復原了，真正要復原

了，王鳳崗副軍政，一

開發一與一討伐一都有

了高明指導，行見海澄清，存榮得體。

王鳳崗是怎樣起家的？英雄的事蹟值得重

新介紹一番。抗戰開始的時候，他是新城簡師

裏出來的小學教員，的確組織過抗日游擊隊，

後來也與宋占魁(宋在勝利後，任共軍軍分區

副司令員)而投到國軍這方面來，任復員軍司令

作策反工作，結果並沒

有符過幾個人來，轉任

安次縣長，現亦升為河

北第二區專員，與王鳳

崗(爲鄰封)等一同投効

過八路軍，自稱對八路

時守城的是王鳳崗的副

平津保三角地帶劃出了

崗氏應迅行回任，首

七個縣份——新城、容

城、雄縣、霸縣、新鎮

、固安、定興，做爲新

第十專員區，以王鳳崗

爲專員兼保安司令。他

做了專員就開始整編各

縣地方團隊，一年多由

一個保安團擴編成了七

個保安團。但是全區內

縣境完整者仍僅有新城

一縣。以七個保安團看

守著七個不完整的縣份

，另外還有李文總部

和十六軍也駐在那裏。

平津保三角地帶得以確

保，拿軍事力量來看也

毫沒有稀奇的地方。真

的，假如河北省能有一

百幾十個保安團，就是

一般人認爲優柔寡斷的

孫連仲還在河北，下個

命令，教全省保安團手

牽着手站起來，也會看

守住全境。而南京不察

，粵宋不察，以爲王鳳

崗手裏有什麼法寶，請

他去講學傳教，怪哉今

日之中國，有病亂投醫

，是一種束手無策的具

體說明，也可以說是蜀

中無大將的真實寫照。

據說河北軍政當局

傳作義與楚漢春，對於

王鳳崗的南行非常不滿

意，認爲如此過份的出

風頭有些不妥。北平傳

作義的機關報——平明

日報五月廿七日就有一

篇社論，題目是「王鳳

崗氏應迅行回任，首

最後又說，「王氏

且時常對人誇耀的並不

是他自己的連升三級，而

是他自己說兩獲了共軍的

兩種重要文件，(一)

是在檢討簿上寫著，「

我們一切辦法都被王鳳

崗學去了，王鳳崗以我

們的辦法來對付我們，

正是我們的困難。」(

二)是在生死簿上寫著

，「王鳳崗，三十五歲

畢業，上師範，沒畢業

。自幼頑皮，因之被校

長子子韜革除，即在衣

中村曲堤當教員，經常

抗鎗，走火打死一人，

跑到北平，回家後，鬧

土匪，他當了土匪，綁

來票教他父親看守，他

父親不留神，被票打死

(票暗帶手鎗)。他不

當鄉團，裝束升來，他

投曹學敏，跟曹學敏當

營長，四大隊被打敗，

他帶人打游擊，將日本

張松部隊打垮，自稱七

路。廿八年與我聯繫，

將他改爲特務大隊副，

他不高興，叫他受訓，

他即跑到涿縣投周文龍

，當爲軍副司令，在展

台駐防，由黃介民李適

齋介紹入國民黨，又由

黃介民到新城聯絡，與

張玉，趙力支，傅多士

，宋占元，李適齋，郭

樹支，黃介民，貫道一

磕頭，即來新城，又由

這些人到保定運動。特

馬約翰底體育

余才友

簡歷：光緒九年（一八八三）生於福建廈門。宣統三年（一九一）畢業於聖約翰大學。民國八年（一九一九）畢業於美國春田大學。後再度赴美深造，於十四年（一九二五）得春田大學碩士學位。三年（一九一四）起歷任清華學校教員，清華大學教授迄今。現年六十六歲。

馬約翰先生是民國三年進清華的，服務時期比梅月涵先生還要長久，到現在已經三十四年了。

馬約翰先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早期的宗教教育對他一生的事業有着決定性的影響。他底母校是聖約翰大學。聖約翰是著名的教會學校。

清華大多數的教授都是馬約翰先生底學生。所以在清華園，無論是誰，只要一提到他，就都肅然起敬地有着一種親切的好感。因為大家都覺得他底人格完美、偉大的。的確，他底人格是完美的，是偉大的。在對人這一方面，他實在沒有可以批評的地方。一個基督教徒所應該有的美德，比如誠懇、熱情地關心別人、幫助別人、對誰都不分厚薄、不分彼此、能夠原諒別人底錯誤……這些美德，他都有了。

另外，馬約翰先生有一種基督教徒底服務精神。所以他對事業有氣魄，有毅力，能夠忍辱負重，不畏一切的艱難苦楚。這舉一個例子就可以知道馬先生的為人。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羅家倫先生主持清華校政。那時候，因為編制的關係，羅先生把他底職務降了一級，從教授降為講師。同時把他底薪水也減去了二十塊錢。對於這，當時的清華同學都憤憤不平，認為是對馬先生的莫大侮辱。但是馬先生滿不在乎。他說他到清華來是負責推動體育的，不是混資格的，更不是為着賺錢的。只要同學們都有運動的機會，都能夠參加體育方面的活動，那當講師有什麼關係！少拿二十塊錢又有什麼關係！

因為馬約翰先生底人格完滿、偉大，同時因為他底服務精神貫徹始終，永不懈怠，所以他在清華「契合無間」，「雍容揖讓」，三四十年来如一日。

一

決定馬約翰先生底事業的另外一個因素，就是他底健康。的確，他那矮而結實的體格是異常強壯的。他底心境是異常開朗，異常舒暢的。現在他已經六十六歲了。六十六歲的高齡平均對一般中國人說來，應該是所謂「風燭殘年」，應該要就在家裏面享享晚年的清福了。但他因為身心健康，所以沒有一告老退休，還是和大家在一起照常工作。尤其難能可貴的，就是他底工作時間反而比大家要長，工作效率反而比大家要高。誰都知道，三十五年度清華復原的工程是十分艱難的。那時候，體育館的一切設備都遭敵人破壞光了。健身房給作了大廚房，洋松地板給燒得烏七八黑。游泳池給當作洗馬用。各式各樣的器械都給拆掉了，敲壞了，搬走了。田徑場上野草叢生，一片荒涼景象。加以復原經費短缺，要想在短時期內恢復舊觀，誰都覺得不容易。但「一人力勝天」，他那種大無畏的精神終於把體育館逐漸復原了。在那年八月裏修建工程最繁重的時候，他在體育館每天平均有十小時以上的工作，跑腿，調動指揮，監工，甚至還親自動手。

馬約翰先生底健康，除了因為經常運動之外，主要地是和他那十分謹嚴的規律生活有關係。說生活科學化，那底底生活真夠得上科學化的標準。每天什麼時候起床，什麼時候睡覺，什麼時候作些什麼事，都規定得那麼詳盡而週到。同時他能夠絲毫不苟且地恪守那種規定。他也十分懂得養生之道。比如吃東西，他是最審慎不過的。平常吃飯不會吃得太飽，最多吃到八成就足夠了。好像他底生活過程中有那麼一張無形的進度表似的。機械的節奏和旋律產生了美麗的詩。

馬約翰先生有一個十分美滿的家庭，美滿的家庭對他底健康也有關係。他異常喜愛音樂。他底兩位小姐對音樂的修養相當深。所以在他底家裏，音樂氣氛十分濃厚。家庭的娛樂調劑了緊張的生活。每當繁重的工作過後，他能夠回到家裏面獲得一種愉快的安息。

三

馬約翰先生底事業的具體表現，就是在清華。他從兩方面推動清華的體育：一方面求普及；一方面要提高。說普及體育，他要清華的每一個同學都要有運動的機會。這在戰前的確做到了。那時候，清華園的體育情緒是現在想像

不到的。每當晚餐過後，所有書庫裏的人，閱覽室裏的人和宿舍裏的人就像細流匯成巨海般地跑到運動場上面來了。不但同學們這樣，就是大多數的教授也是這樣。這當然是由於他多方推動的關係。他覺得同學們底功課負擔太重了，尤其理工學院的考試制度逼得太緊。所以他想用體育方面的活動來調劑同學們底那種枯燥的生活。復員之後到現在，這種情緒還沒有恢復舊觀，因為現在的同齡比較前加多了一倍，戰前最多不過一千兩三百人，而現在有兩千四百五百人。再則因為設備方面也還不充實。

從「提高」一方面說來，馬約翰先生認為「選手制度」雖然不怎麼完善，但大體上還是可以採用。因為這種制度可以增進運動的興趣，可以提高運動技術的標準。清華、北大、燕京、師大和輔仁在戰前有一個永久性的組織，每年輪流開一次運動會。而這個組織就是由他發起，由他主持的。現在，這個組織已經恢復成立了。

四

馬約翰先生既嘆一般人只注重體育的形式，而不注重內容。他說在最初提倡體育的時候，倒不妨利用它的形式來培養興趣。但現在既然把興趣培養起來了，那就得要把體育導入正軌。

馬約翰先生主張體育應該科學化。他說一個完善的體育機構必須要有心理學、醫學和體育技術三方面的人材才能夠組織成功。比如說，要使一個人身心健康，得先要知道他底體質。這正如同醫生得先要知道病人底病症才能對症下藥一樣。其次要知道各種體育活動的生理機能。另外還得有一個健康的標準。就是「何謂健康？」這個問題要首先解答清楚。

馬約翰先生對心理學的造詣相當高深，尤其對一般青年底心理，他知道得十分清楚。他底二公子啓偉也是在西南聯大心理系畢業的。馬啓偉先生現在在美國阿加斯頓大學當助教，是他派去專門研究「健康指數」的，今年暑假可以回國到清華體育部任教。

五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馬約翰先生在美國訪問過二十幾個大學的名心理學家、名醫學家和名體育家之後，寫了一篇題目叫做「體育的意識的價值」的碩士論文，廣泛地引起了美國體育界底注意。在那篇論文裏面，他說一般青年在運動中所培養成功的許多美德，比如守法、負責任、犧牲自己幫助別人、合作、不投機取巧……這些美德

，能夠形成一股支配他們出學校到社會之後做人作事的力量。所以他認為體育可以補充教育的不足。他說體育的目的除了鍛鍊青年底身體之外，最重要的還是在培養他們底健全的人格和作事的精神。

馬約翰先生最喜歡同新生講「Fitsmanship」。在這方面，他最強調「講究公德」和「愛護公物」。他常說，在網球場上，或者在體育館裏面，你要是穿著大皮鞋，那兵兵乒乒兩下就會把場子，或者把地板跳壞了。洗澡，你要把熱水嘩嘩嘩嘩地放完了，那別人洗什麼？用電，要是你一個人浪費，那吃虧的還是大家。因為這，所以他保護清華的體育館像保護他自己底身體一樣。

最近，倫敦一家雜誌寫信給他，請他在「世運」開幕以前寫一篇文章。他已經答應了，不久就可以動筆。在這篇文章裏面，他要強調體育的社交價值，要說體育是促進世界和平的一種力量。同時他要主張利用體育造成一種感情，組織一個國際和平的機構，名稱或者就可以叫做「國際娛樂委員會」。他說青年們在運動場上培養起來的感情，是一般野心勃勃的政客所破壞不了的。這樣一來，戰爭就打不起來了。

六

從這裏就可以知道馬約翰先生底理想了。可以說是一位體育的人本主義者。

馬約翰先生又是一位時代的教育家，富有自由的思想。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梅月涵先生主持清華教務。那時候，政府曾經規定學生要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但馬約翰先生覺得軍訓束縛同學們底身心發育，所以堅決反對。對於這，他還特別同梅先生辯論過好幾次。最後梅先生同意他底看法。不過礙於政府的法令，一時不能夠把軍訓取消。

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馬約翰先生率領中國的選手到柏林參加世界運動會過後，三度赴美訪問。這一次他是繞道蘇聯返國的。返國之後，他深深地感覺到了現代英美式的教育制度有毛病，於是寫信給美國的杜威博士，說「教育應要配合着時代的需要而變」(Education should always change according to the demand of Condition)。後來杜威博士回信給他他也深表同感。

七

馬約翰先生曾經建議過朱家驊部長注重體育。他說在留學生的名額裏，什麼「科」都有，就只沒有「體育」，說政府太忽視體育了。對於這，朱部長也覺得不大對，所以願意將來多多培植體育方面的人材。另外他還建議組織一個「體育研究所」，由全國體育界的老前輩主持，當做造就體育人材的策源地。他希望體育界的老前輩把他們一生的經驗寫下來，編訂成教材，交給中年人去切實地傳授。這朱部長也非常同意。

不過馬約翰先生說「現在不能再靠政府了。」因為政府太使人失望了。比如有一次袁敦禮先生到美國去聘請了七位體育名家到中國來任教，幫着訓練中國的體育人材。但袁先生回國之後，政府始終沒有把錢給寄去。人家不能苦等着，於是都辭聘了。所以他堅決地表示，說推動體育還是「要靠自己」。

馬約翰先生有一個計劃，就是想組織一個「全國體育學會」。北平分會現在已經成立了。天津方面不久也可以成立。由這個學會籌備開運動會，向社會募捐做基金；用基金的利息送青年出國深造。本年暑假，他準備組織「天津各院校體育教員檢討會」，想在清華開兩禮拜的討論會。上午討論，下午用實際的活動印證。討論的題目是「中國所需要的新體育」。這可以說是他底那個計劃的初步實現。

（上接第十九頁）雖痛陳自由放任的流弊，但他歸根究底，還是擁護資本主義的。在「一般就業理論」中，他暴露了資本主義的弱點——經濟恐慌，但是他還想用盡方法，把這些病象治好。馬克思則不然。在他的分析裏，資本主義制度只是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必然的過程，歸結是必然崩潰的。他着重「時間」這個因素，也着重「生產技術」和「生產力」這個因素。獨占在他的「資本論」中更有着重要的地位：勞工的剝削，不等價的交換，都是以生產工具的獨占和市場的獨占為其前題。不均等的收入分配和資本累積過程有着密切的關聯；市場的開發和爭奪，直接關係着投資的出路，終極更關係着資本主義的存亡。這些方面，現在一天一天的在顯露着資本主義的內在的矛盾。照馬克思的說法，這些內在的矛盾，必將加速資本主義的崩潰和滅亡。最近有一位緩和的經濟學者熊彼德氏，曾以「創新學說」(Theory of Innovation)見曉於世，亦謂資本主義制度將因創新機會日少(現已開端)而終趨滅亡。究竟如何，終有事實來作證明的一天；我們且拭目以待吧！

(上接第14頁)

個旅的援兵，並命第二級區司令官兼山東省政府主席王耀武親赴前線指揮。王耀武奉命後雖星夜率師東下，三天前進了三百里，但因為兵力單薄，不但昌濇之圍未解，其解圍兵團反為共軍所包圍，要不是陸總徐州司令部又增來黃百韜的一個旅應援，王耀武及其所率兵團，恐怕就不能全師而回了。事後一般人都埋怨當局的作戰無計劃，說昌濇既令死守，就應增援，既無力增援，倒不如索性主動撤退。而且請願就派兵，不請願就置諸不問，其作戰之無計劃真不知誤了多少事。再就指揮上來說，山東共軍是統一的，這次許世友、譚震林在指揮進攻昌濇時，可以說動員了山東境內的一切部隊，如渤海軍區、膠東軍區、魯中軍區的地方部隊幾乎全體參戰，而在國軍方面，現在山東是被分割為四個互不相屬的綏靖區。無事時互爭地方權利，有事時彼此坐視不救。這次昌濇危急，省境共軍全力集中攻打昌濇，在王耀武率部東進解圍時，其他幾個綏靖區却都按兵不動。膠東方面國軍，吃糧的有十八九萬人，昌濇告急時却毫無動作。共軍魯中魯南部隊集中昌濇外圍，後方空虛，臨沂方面的第九綏區也坐視不問。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前此留博保衛戰中，陸總徐州司令部派遣援軍乘火車北上增援，而

(上接第15頁)

該部援兵竟中途在兗州下車，休息了兩天之後，再登車北進。試想軍情緊急如此，那能這樣好整以暇的讓援軍作「春季旅行」？一般看法：假如山東的局面這樣拖下去，那真祇有等待共軍來掃光了。(五月二十日)

性：好奇，好鑽研，好打仗，愛研究機械，會修理鎗械，猴性，好許多疑，既無情，沒遠近，六親不認，對人能諂媚，巴結勢力。利用壞人辦法：明鼓舞，暗控制，善促使人做壞事。一他對於共黨對他的批評認為大致還不錯，不過否認「愛巴結勢力，利用壞人」兩點。

「我一切非常平凡」，這是王鳳崗時常自詠的一句話，平凡的反面就是不平凡，是他自己真覺得自己平凡呢？還是覺得不平凡呢？這很難說。江湖賣藝的人物，大吹大擂之後，總得有一番一老師傅既多，少師傅自廣，請……幫場」的客氣話。王鳳崗有他的長處，肯想，肯做，能以傾聽一些人的談話把他歸納起來成為自己系統化的意見，這兩手是一般老粗不易學到的。

辦報，似乎是今天軍政要人知名之士不可少的點數與武器，一個要人如果沒有一張自己的機關報，雖然有權有勢似乎還不夠譜。王鳳崗現在也在北平開了一個報館，名字叫「國民日報」，鮮紅的報頭是傅作義題的字，每天大字標題刊載着平津保三角地帶及王鳳崗的剿匪消息，他說並不是為了自我宣傳，是為了宣傳剿匪。



瑪瑙戒指

藍蒲珍

之鍾從城裏回來，帶着興奮的神情，打開了他買來的
大一小包東西。

「蒲，這兩條長統襪買得該不算貴吧？物價漲得真兇，好的要一百多萬一雙，這兩雙一共才九十二萬塊錢。」

「你真是，多少正經東西不買，買這些襪子幹什麼呢？」

「我雖然是這樣的在埋怨他，可是却開始用拳頭比起來小來。這雖然我們計議已久想買的東西，可是直到今天在我們的預算裏，還覺得有點「奢侈」。

「接着我們撥開了，他為孩子買回的半磅毛綫，一斤椅子，以及我一向喜歡吃的糖葫蘆，與一隻瀟瀟。」

面對着這一大堆東西，我感到有點茫然。之鍾今天進城去化的錢，是我那支瑪瑙戒指換來的，在原来的預算裏，除去小孩子的毛綫之外，主要的就是買米和吃菜。我知道之鍾今天這種心情，是一個在窮困下積壓已久而偶然有了幾個錢之後的反應。我與其說是責備，還不如說是同情。

「怎麼呢？米買了沒有？城裏的是不是比這兒便宜些？」

「嗯，差不多，還不如在這裏買的方便。」

「戒指買了多少，還剩得不少吧？」我輕輕的問了一句。

「戒指換了八百五十萬，還剩四百多萬。」

「怎麼一共只換這一點錢呢？稱了沒有？金子有多重？瑪瑙算了錢沒有？」我知道他一向是馬裏馬虎的。

「嗯，沒有稱，因為有瑪瑙在上面，所以有一家舖子不肯要，金店的人都說要是把瑪瑙折下來再稱，戒指就可保不住要毀。他們估計了一下，大約有一錢二分重的樣子，瑪瑙又不算錢，所以只值這麼些錢，這還是頂多的一家哩！」

決定買這支瑪瑙戒指，還是三天前的事。在那天下午

，之鍾從辦公室回來，帶着調皮的神氣對我說：
「喂，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聽不聽？」他還故意停了一下，急得我不得不道了一句：「什麼好消息？快點說。」

「哈，明天發薪水，今天下午接到了出納組的通知。」

我才曉得又上了他的當。對於我們，發薪水實在算不得一個好消息，老實說，薪水的支配，老早就安排好了。在××團，日常小菜，肉類，油鹽……等，都是由附近的舖子按日送來，到月底發薪時一次總結。每次左手拿了薪水，右手便在幾個摺子上付了出去。每個月能還得清前欠，就是萬幸。所以，發薪水對於我們是沒有什麼興奮的。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得以勉強生活下去，不過菜店裏在「錢色」上却吃了大虧，由於最近物價的狂漲，迫使他們再也無法維持下去，於是送給了每家這樣一個通知：

「……近月以來，物價上漲，日異月更不同，做社進貨時必須現款，但售出時得記賬，以本月首墊款已逾四億，雖不日可全部收回，然收回之款決不能購進售出之物數，……自即日起，諸君祈願，請一律現款……」

我把這條子出示給之鍾看了之後，這才使他愣住了。發下的薪水，還完菜賬、油賬、報紙、牛奶錢，就所剩無幾了，其餘煤、柴、糖等小的開銷不算，好在房子水電又不花錢，可是米麵已顆粒無存，政府應發的每月一袋麵粉，又常常拖延很久不發下，何況一袋麵還只夠每月三分之一的食用呢？假如再要加上買菜也得從本月起先付現款，那簡直是不堪設想了！人畢竟是想活下去的動物，在我們許久相對無言之下，這才由我提起了換掉曾經多少次想出賣而始終沒有賣掉的瑪瑙戒指。

之鍾仍然在沉默中，而我却浸入在回憶裏。

遠在十年以前，當我唸高一的那一年，戰爭的烽火已燃燒到武漢的門檻，為了隨校西遷，我便不得不忍痛離開那溫暖的家庭。在父親給了一些路費之後，母親還特地給了我三支金戒指，這支一向為她所喜愛的金鑲紅色瑪瑙的戒指，便是其中之一。臨行時，母親還含着眼淚這樣的囑咐我：

「一路小心點，沿途來信，沒有錢用時早點告訴家中，到萬不得已時，可以賣去一支戒指，但這支瑪瑙戒指，是妳外祖母的遺物，千萬要好好保存。」我當時對母親是怎樣回答的，現在已不復記憶，反正我只知道應該好好保存它就是了！

學校流亡到鄂西山地之後，除了學校的公費之外，靠了那兩支金戒指，我度過了兩年的高中生活，畢業以後，沒有錢去重慶升學，為了捨不得賣掉這支瑪瑙戒指，我忍痛地做了將近一年的小學教員，在重慶放取了昆明的小公務員。此後三年的大學生活，靠了公費與舅父的接濟。我慶幸我對得住母親的叮囑，將它始終「完璧」在我的身邊，而夢想於抗戰勝利之後，好將它「歸趙」於我的母親。

當日本投降後不久，這戒指曾經一度暫時改變過它的身份。我們憧憬勝利後的遠景，夢想戰後生活的輕鬆與安定，於是縮了婚。為了節省幾個用費，把這支瑪瑙戒指充了結婚戒指之一，自然它與我們的感情也就越來越厚了，事實上再也不會夢想到它還有一天會遠離我們而去的。

我和之鍾復員回到我的家裏時，目睹家境面目全非，真令人有說不出的辛酸，等我同母親說完了八年來在夢中說過不知多少遍的離情之後，我就頑皮的從皮包裏拿出了那支瑪瑙戒指，「媽，我還給你！」我滿以為媽會因此高興的，却想不到更因此而勾引起了她的傷心。那支戒指是外祖母給她的「私房」，而她想無能為我補辦嫁妝時，似乎感到有失慈母之心。自然，媽沒有打算收回那支戒指，而媽當初之所以一再叮囑的原因，也無非是為了叫我珍惜它的意思，此後我對它似乎更形親切。

復員後一年來的生活，雖然也多少遭遇到困難，但是在求學時代，公費之餘，也就可馬馬虎虎的應付過去了！總算沒有對瑪瑙戒指打過什麼主意。

可是畢業之後，它的不幸的遭遇，却幾乎發生了。那是去年十二月間的事，為了準備第一個孩子的降生，我們曾一度打過它的主意，幸虧後來學校發了一個月的福利金，才算免掉厄運。記得之鍾當時還這樣開過玩笑：「這支瑪瑙戒指，等到兒子結婚時作為贈給媳婦的結婚戒指吧？」

當時孩子還未出世，我便這樣的補充一句：「不，我要給女兒。」自然，我們決沒有想到以後還有什麼了不起一定要換掉它的時候。

十年了，它一直忠實的跟隨着我，它給了我不少心靈上的安全保障，我們共同度過了不知多少苦辛辛酸的日子，我從來沒有想到我有一天會真的忍心讓它離開我而去。而於今，當我已經從學校走向社會開始「自立」的時候，當抗戰已經勝利以後，我却為了要活下去而終於不得不賣

去了它！

書評

從「新經濟學」談

到凱因斯和馬

克思 張培剛

最近十幾年來，談經濟學的人，或講經濟政策的人，大部聽過凱因斯 (J. M. Keynes) 及凱因斯學派 (The Keynesians) 的。無疑的，在資本主義已發達到高級並且已經或快要走上坡路的國家，如英國，美國以及少數歐洲大陸的國家，凱因斯確是一位風頭人物。不僅此也，在這些國家的眼觀中，凱因斯爵士簡直是一位濟世良醫，他的診單和藥方使有些人看作百寶丹，萬應散。甚且在中國，即令病人是患的另一種病，也有人想把這「神醫」的藥經整套搬過來。

平心而論，凱因斯在正統學派和新正統學派一脈相傳的系統中，確實算得是一位傑出的人才。他在一九四六年四月與世長辭後，更被看作天才。他雖是一位經濟學者，但對於哲學，數學的素養也很好；他的「或然率理論」，在數學界仍是一本標準以上的書。他不但是一位經濟理論家，而且還是一位實行家；他主管過劍橋大學的財務，非常成功；做過保險公司的董事長；開過農場。他當了很久的英國國庫的顧問，對於英國的財政和金融政策，貢獻很大；建議並起草過一國際貨幣基金一及一國際重建和發展銀行一的組織，那時，他是英國的首席代表，後來被派作該兩種組織的總裁，不幸兩月後即因勞瘁而謝世。生前他酷嗜藝術，開了一個戲院，訂了一位「足趾舞」(Ballet) 皇后做太太；當過英國全國藝術學會的主席。他不但長期的主編了著名的「經濟雜誌」(Economic Journal)，而且還主編過「民族」(The Nation) 及「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他的興趣和活動可算是多

方面的了。

本文所要介紹的「新經濟學」(The New Economics) 一書，小標題為：凱因斯對於理論和政策的影響 (Keynes' Influence on Theory and Public Policy)，是哈佛大學赫里斯 (S. E. Harris) 教授主編的，出版於一九四七年，出版者為 Alfred A. Knopf, New York。全書六百餘頁，雖然內容略嫌雜亂，但到現在為止，還算是討論凱因斯學說最完善的一本書。執筆者包括英、美及歐洲大陸的經濟學者，從保守的執教於哈佛大學的哈伯勒教授 (Harber) 到比較激進的馬克思派的理論者史維慈 (Paul Swezy)，還有博學多能的熊彼德教授 (Schumpeter)，荷蘭獨樹一幟的丁伯根教授 (Tinbergen) 及所謂「美國凱因斯」的漢森教授 (Hansen)。這些執筆者，有些是所謂死硬派的人，無論如何，也不接受凱因斯或任何人所倡導的緩性改革；有些是凱因斯學派的健將，把凱因斯的學說，發揚光大；有些是緩和的社會主義學者，所得到的結論，可謂和凱因斯「殊途同歸」；有些是比較激進的社會主義學者，認為凱因斯的學說和政策，還不夠徹底，也不能解決基本的經濟問題。

在正統學派及新正統學派的眼光中，凱因斯直是一個強者。但是客觀的講起來，因為凱因斯是從新正統學派的氣味中薰陶出來的，一孫悟空跳不出佛掌的圈子，所以凱因斯到頭仍跳不出修正性的緩和改革的圈子。凱因斯的學說，在有些地方，固然得自並進似馬克思，但根本上兩人分野很大，這裏我們祇想簡單的談一談。

首先，我們要認清馬克思在經濟思想及經濟政策方面的影響，恐怕沒有任何經濟學者比得上；更重要的，他的這種影響還在繼續傳播和發展之中。論及博學和素養，馬克思不僅可以比美，甚且在有些方面還要勝過凱因斯。馬克思對於哲學、數學、法律、歷史各方面，造詣極深。其觀察之深刻，敘述事實之銳利，有人說在正統學派裏，只有李加圖 (Ricardo) 可勉強相與比擬，不與凱因斯相較，則馬克思關於歷史方面的知識和看法，尤非凱因斯所能望其項背的了。

在分析方法上，凱因斯和馬克思都採用所謂「整體分析法」(Aggregative Approach)，即以經濟社會現象的總體，作為分析的對象。但是凱因斯不看重一時間的因素，而馬克思的學說則以歷史的發展為基礎。關於基礎資本主義的弱點，分析經濟恐慌，以及反對傳統的「階級法則」(Says Law)，凱因斯和馬克思很有點「異曲同工」。所謂階級法則，是正統學派整理

論結構的一個中心支柱。照這個法則的說法，「供給本身可製造需要」，因之社會上從來不會發生生產過剩，普通對於經濟恐慌的憂慮乃是莫須有的。所以在正統學派的作品裏，我們很少看到詳盡討論恐慌和失業的文字，因為他們大都假定着恐慌不會發生（即令偶而發生了，本請「自動調節」的原則，過些時會恢復常態的），並且假定着充分就業的存在。他們的分析，在邏輯上是無隙可擊的，祇是作為分析支柱的假定却大有問題。馬克思早在「剩餘價值理論」一書中，就很激烈的抨擊過階級法則。可是在正統學派的系統下，直到反叛的凱因斯出來，才算把這個法則根本推翻了。

凱因斯的學說，完全是對着經濟衰落而發的，所以他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代表作」一般就業理論」一書，又被稱為「衰落經濟學」。凱因斯認為傳統所假定的「充分就業」只是許多可能情形中之一種，所以在他的代表作裏，他特別着重未達充分就業時的種種現象，分析不充分就業下的均衡狀態。凱因斯受了瑞典學派的影响，把收入變動這個因素導入了他的分析裏，並將貨幣變動和整個經濟現象聯繫了起來。他以「流動偏好」(Liquidity Preference) 解釋利息，以「倍率」(Multiplier) 測量總投資對於所得的影響。他在政策上主張提高消費，擴大投資，增加收入。這些都是凱因斯學說的主幹。

可是凱因斯的學說，如以一般就業理論為代表的話，亦大有其缺點和應用上的限制。他的整個分析沒有參進一時間一這個因素。他忽視了一生產技術一以及新的生產技術所引起的失業問題。他忽視了獨占以及壟斷對於收入分配的影響。他引進了一收入一這個因素，但忽視了社會分配制度以及分配制度對於收入、儲蓄、和投資等現象的限制。因為他的分析是一瞬息的 (Instantaneous)，沒有一時間一，所以不能用以解釋長期的經濟變動，不能用以解釋經濟的演進和發展。總之，凱因斯歸根還是一個忠實的資本主義的信徒；只是他和馬克思的信徒不同：一來他不諱疾忌醫，二來他一生是在苦心詣旨的要把這個病將不治的人醫好。

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根本上就是長期演進性的，他的「資本論」是一部資本主義長成、發展、衰退及轉形的理論。馬克思對於正統學派的學說也很有修養，他深知他們理論的破綻，以及其假定的牽強和不合於事實。既反抗死硬的「階級法則」，馬克思和凱因斯是站在一條線上，但是對於資本主義的前途和歸宿，則兩人的看法，根本異趣。凱因斯在一「放任主義的末日」一書中，(下接十七頁)